



康乃馨译丛

文学系列

eles, e bi...
o, por nome Louren
us Alcantares, e hum
nico, e bñ Clerigo.
ay e amãr donos
ois o Day
ente feito
lentrão
em nob
molber



火与灰

O Fogo e as Cinzas

马努埃尔·达·丰塞卡 / 著

范维信 / 译

罗诗黛 / 评介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likely a manuscript or letter,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book's design.



澳门文化司署
海南出版社
东方葡萄牙学会
三环出版社

.4

Digitized by PDG

葡语作家丛书



Biblioteca Básica de Autores Portugueses
(Série Literatura)

《火与灰》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发表于1951年。马努埃尔·达·丰塞卡根据其家乡阿连特茹省的日常生活为素材，描写了家乡人民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虽遭受痛苦但从不舍弃希望的执著精神。

作者属于新现实主义流派作家，他把文学视为介入社会生活的工具。在他的作品中，读者可以感受到现实生活在文学中的直接折射。

ISBN 7-80645-303-2



9 787806 453032 >

ISBN 7-80645-303-2/I · 32 定价: 10.00 元

2552.4
4

火与灰

O Fogo e as Cinzas

马努埃尔·达·丰塞卡 / 著

范维信 / 译

罗诗黛 / 评介



00148365

文化司署
东方葡萄牙学会
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火 与 灰

(葡萄牙) 马努埃尔·达·丰塞卡

范维信 译

责任编辑：黄宪萍 顾问：余安

插图：魏惠筠

澳门文化司署 东方葡萄牙学会 出版发行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北京博诚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年11月第1版 1999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25

字数：135千字 印数：10000册

ISBN 7-80645-303-2/I·32

定价：10.00元

火

与

灰



评介：作家与作品

葡萄牙作家马努埃尔·达·丰塞卡 1911 年生于阿连特茹地区的圣地亚哥·多·卡森，1993 年去世。他生前出版的诗歌、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至今仍很受读者喜爱。在葡萄牙，他的短篇小说被列入葡萄牙语基础教育计划中现代文学部分的必读作品。

他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便与新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新现实主义是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至 50 年代末期盛行于葡萄牙的一个文学运动。在这一时期，国内实行的是以萨拉查为首的一党专

制,言论和集会自由得不到保障,甚至在法律上也不予规定。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条件悬殊,这在阿连特茹地区尤为明显,在这个以庄园为主的地区,许多农民过着非常贫穷甚至悲惨的生活,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儿童、老人和劳动者得不到社会保障。于是,新现实主义作家们高声呐喊,反对这种状况,揭露压迫者,要求立即进行社会变革。所以,这是个具有一定思想意识和政治动机的文学流派,也被称为社会现实主义,今天我们可以视之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马利亚·阿尔济拉·塞舒在《新现实主义作家视角中的农村小说:马努埃尔·达·丰塞卡的〈风中麦浪〉》(1993年,第86页)一文中说:“我们可以把新现实主义看作一种视角,即一种观察或展示的方式;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视角受某种理论指导(尽管其追随者们没有完全意识到或者不完全赞同这一理论)并包含着某种意图,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直接的社会意图和间接的政治意图。”在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中,我们可以提到阿尔维斯·雷多尔、马里奥·迪奥尼西奥、卡洛斯·德·奥利维拉、费尔南多·纳莫拉,当然还有马努埃尔·达·丰塞卡。“在一定意义上说,”奥斯瓦尔多·西尔韦斯特雷在《新现实主义》(1996年,第二卷,第663页)一书中写道,“新现实主义的幸运之处在于它向(几乎)所有反对萨拉查主义

的民众提供了一种与之对立的的文化,这种文化在社会、政治及美学和象征性方面均结构严谨,似乎无懈可击——确实,那些与新现实主义进行较量的人总是显得苍白无力,提心吊胆,即便有人敢于正面交锋,他们的动机也不为人们所理解”。

马努埃尔·达·丰塞卡的诗集《风玫瑰》(1940)是最早的新现实主义作品之一,后来他又发表了《平原》(1941)和《诗歌全集》(1958);他的许多诗作都描写阿连特茹农村。他还出版了一些短篇小说集:《新村庄》(1942)和《火与灰》(1951),这两部作品都以童年时代在阿连特茹地区的经历为背景;另外还有《秋千上的天使》(1968)和《孤独时代》(1973),在这些作品中出现了大城市和首都。他还出版了长篇小说《大山丘》(1943)和《风中麦浪》(1958),这些作品仍然以阿连特茹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为背景。后来,他还出版了散文集《阿尔加维散记》(1986)。

在《马努埃尔·达·丰塞卡的诗作与寻找天堂》(1983年,第13页)一文中,马利亚·洛德斯·贝尔肖尔写道:“就定义而言,就现实主义诗歌即承诺诗歌。诗人创作诗歌的目的是改变历史进程;从这个角度来看,诗歌是改造社会的工具。”接着,文章作者问道:“在《风玫瑰》和《平原》两部作品里,诗歌与经历、诗歌与地理、

诗歌与意识形态是如何相互连系在一起的呢？”(第 16 页)。在该论文中,马利亚·洛德斯·贝尔肖尔提出,对这一问题应当这样回答:“就马努埃尔·达·丰塞卡而论,让诗歌创作符合意识形态理论并不以奴化诗歌为代价。也许可以把马努埃尔·达·丰塞卡的‘承诺诗歌’与那些使诗歌完全隶属于意识形态的‘遵命文学’区分开来,马努埃尔诗歌的意识形态空间界限分明;某种意识形态的基本因素似乎明白无误地在诗歌中表现无余,但是,已完成的诗作,即他的文学创作,却把诗歌从一切奴役中解放出来。”(第 34 页)。在这里,我抄录作者发表的第一本诗集《风玫瑰》中的一首,题目是《乞丐的太阳》:

请看那一无所有的乞丐,
竟把太阳装进衣袋!
夜幕降临,
把太阳挂在篱笆上,
一夜沉睡,一夜暴晒……
早晨醒来,被阳光照得晕头转向,
朝村落走去,
一路大声叫嚷:
是谁偷了我的太阳,挂在高高的天上?

几位一板正经的先生嘟嘟囔囔：
这醉汉太荒唐！

直到夜晚，可怜的乞丐才停住嘴，
倒在路边，
沉睡，沉睡……

请翻开他的诗集《平原》，读一读那首《落日》。寥寥
数行，把人们的孤寂和脆弱以及原野的辽阔描写得入
木三分：

从山上的小窗
露出一张惴惴不安的脸，
向远处空旷的原野
悄悄张望。

（是谁从远方走来？
麦田纹丝不动，
无风的路上，
不见尘土飞扬……）

在长篇小说方面，马努埃尔·达·丰塞卡的杰作

□ 康乃馨译丛

首推《风中麦浪》。评论这部小说时，马利亚·阿尔济拉·塞舒在上述论文（1983年，第88—89页）中说：“在新现实主义小说中，我们认为，马努埃尔·达·丰塞卡的《风中麦浪》是该流派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的经典之作，在作品蕴含的诗意方面也是如此（我想在这里说明，这样说绝非否定他的其他作品）。”马利亚·阿尔济拉还强调指出“故事在道德方面的含意，即着力把小说的是非观念纳入为作品情节设计的环境之中——应当再次说明，是新现实主义小说把农村这一环境提到了伦理道德和美学的突出地位。”（第106页）。

这一点我在下面要提到的短篇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火与灰》是作者最得意的作品之一。马努埃尔·达·丰塞卡在前言中说，该书得以出版要感谢两位葡萄牙作家朋友，即卡洛斯·德·奥利维拉和若泽·戈麦斯·费雷拉，是他们把散见于报章杂志上的短篇小说收集起来，作家仅仅把它们按顺序排列好，起了个书名而已。

在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新村庄》的序言中，作家写道：“在我最古老的回忆中充满了我最熟悉的人物和环境，我根据这些开始写一个长长的故事。”这里提到了马努埃尔·达·丰塞卡作品中的几个要素：回忆；人物和环境；一个长长的故事。

实际上，讲故事者的回忆和故事中人物的回忆交织成了他的一篇篇小说，成为小说中联结生活与文字的桥梁……在他的许多短篇小说中，讲故事成了回忆的同义词。有时候，回忆像在多面镜游戏中进行，讲故事者置身于另一位讲故事者的地位，而后者则在回忆往日的故事——请读一读这本书里的短篇小说《阿尔巴朗庄园的末代主人》吧。

作家在《火与灰》的序言中写道：“只有时间辨明真伪。虚构是靠过去留下来的东西进行的，它使往事具有新的生命。”回忆在故事中起着首要作用；在回忆中，回忆者和被回忆者不断转换角色，这就是回忆和捕捉对方的回忆，或者叫积极回忆，它既有再创造的功能也有重塑形象的功能。对这一点，作者在该《前言》中作了解释：“我所了解的东西不过是想象力进行创造的出发点而已。只有想象力才能发挥生活中发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并使之定型和完整起来。而只有素材才能使事实具有现实性。”马努埃尔·达·丰塞卡这些妙语仅从表面看来才荒诞不经：在文学中，想象力赋予生活以真实性……我们读一读短篇小说《证人》就能相信这一说法；作家从报纸上读到一则犯罪的消息，唯一的证人是罪犯的儿子；作家根据这点可怜的材料构思了一个真实可信、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让故事中的人物深深

□ 康乃馨译丛

扎根于其环境之中，提出他们的动机而又不加以肯定，请读者从眼前的人物中去发现罪犯。

重新编造现实、使人物有血有肉、让环境栩栩如生的能力——这里我再次引用《新村庄》前言中的话——是作家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该前言中他还指出：“在动笔之前，我长时间地对人物进行思考。这些人物曾在某一方面给我留下印象，现在他占据了整个身心，使我成为一个看客，留在我头脑中不肯离去，让我分担他们的苦难，共享他们的欢乐。”

苦难……作家的短篇小说中说的是什么痛苦呢？在许多情况中是受疾病和贫穷折磨的老人们的苦难，他们无力跟上时间的推移带来的变化。宣泄——在回忆中宣泄，在饮酒中宣泄，在疯狂中宣泄——成了这些人物的典型态度；由于绝望而不得不逃避，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采取自杀的方式。无依无靠的老人们身体虚弱，头脑迟钝，只得靠回忆中爆出的些须火星模模糊糊照亮遮住目光的云雾——火在灰中跳动。

但是，马努埃尔·达·丰塞卡的短篇小说也有欢乐……欢乐属于儿童，他们的童贞尚未遭环境毁坏。他们的欢乐，有爱心，有光明，有活力——在这方面请读一读《竖琴》。发生在过去，却被满怀温情摆到眼前，而且显得那么清晰。在很多情况下儿童也受到贫困的折

磨，因此同样遭受痛苦、孤独甚至死亡的熬煎。

至于青年人，他们也被孤独压得喘不过气来，生活在封闭的空间和时间之中，几乎没有任何希望，没有前途，没有目标。不过，爱情中仍然存在着力量和生命：请仔细阅读一读《乡野之恋》。

这就是马努埃尔·达·丰塞卡向我们讲述的各种人物。但他的短篇小说既写人物又写环境，这一点在《新村庄》一书的前言中说得一清二楚，即对（阿连特茹地区）人情地貌的怀念跃然纸上。阿连特茹位于特茹河以南，属于葡萄牙南部地区，是一片气候干燥的平原，夏季炎热；这一地区人口稀少，加之土地贫瘠和庄园制度，青年人不得不远走他乡，使老年人更加孤独无依。他讲述的故事中的景物不是人物生活的框架，而是人物真正的根。以换置法和拟人法勾画景物，使景物活起来，在许多段落中与人物溶为一体。

阿连特茹地区景物的荒凉与人物的冷漠和自暴自弃可谓“相得益彰”。作品不以人物逐渐毁坏为主题，不明确提出来或者直接加以评论，因为着重的是表现、讲述而不是总结；读者从人物的话语和感觉中了解人物。请注意，这样可以更有力、更清晰地把所描绘的世界的社会和经济方面各种弊端呈现在读者眼前。确实，马努埃尔·达·丰塞卡的短篇小说中没有宣传小册子的气

味,因为他并不直接揭露或抨击限制其人物生活的社会条件,而是通过选择人物和环境清楚地表明变革的必要性,以使人们能过上真正的生活……在小说中,他还通过尖锐的讥讽对社会和政治进行一针见血的批评。在这方面我现在仅想起一个例子,就是妙不可言的短篇小说《我们的同类》。

再回到《新村庄》一书的前言,我想强调“长长的故事”这几个字。确实,在《火与灰》、《大山丘》和《风中麦浪》中,我们仿佛在阅读一个长篇神话故事的一个个章节。阿连特茹地区农业世界的“从前”和“以后”……在有火车、电话、工厂以前;以前,是想象中的边缘模糊不清的资本主义以前的过去;以后,是非人的劳动条件,是对儿童、劳动者和老年人的漠不关心。短篇小说《广场》在一定意义上总结出他所讲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无正义可言,却又不能清楚地看到未来变革的道路。不过,在作者的短篇小说中变革也偶尔出现;作者利用一个场面、几句对话,某个人物日常生活中的片段暗示出所主张的社会结构、轮廓和前景。我们从这些司空见惯的情节中能推断出人物心灵中蕴藏着可以产生悲剧的力量和绝望——例如,短篇小说《值得回忆的半个面包》就属于这种情况,其中的人物我们可以在《风中麦浪》一书里找到。但是,在《风中麦浪》中出现的一个人

物——玛莉安娜——具有一种《火与灰》一书所缺少的精神：男女群众为实现必要的变革而集体进行斗争。

马努埃尔·达·丰塞卡的诗歌、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在内容和语言上都有相近之处。不论在诗歌还是在小说中，作家都重现他童年的阿莲特茹地区，塑造各种各样穷苦人，并把他们置于神话般的环境里。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在表达作品中人物的观点时笔触细腻，目光犀利，富于同情心，并且在许多小说中带有抒情诗韵，使我们觉得他的小说宛如散文诗。作家对（阿莲特茹地区）人民亲如兄弟的感情在他所有作品中都跃然纸上。最后，让我们重读一下《孤独》一诗中的几句：

“家乡所有的人，
遭受欺凌和污辱的人，
遭受酷刑的人，
疯狂的人，
都来吧：
我张开双臂，
拥抱你们！”

罗诗黛

Principais Obras do Autor

作者的主要作品

Aldeia, 《村子》, (1942)

Cerromaior, 《Cerromaior》, (1943)

O Fogo e as Cinzas, 《火与灰》, (1953)

Seara de Vento, 《风之原野》, (1958)

Um Anjo no Trapézio, 《秋千上的天使》, (1958)

火 与 灰



前 言

那还是遥远的 1953 年秋初，我在圣地亚哥住了短短的几个月之后返回里斯本，有件事让我大感惊异：一本短篇小说集编辑完毕，即将付印。这就是这本《火与灰》。为此我应当感谢卡洛斯·德·奥利维拉。

卡洛斯·德·奥利维拉以其特有的方式不让我感谢，马上说这是小事一桩，并且轻描淡写地说这是一件偶然的事情造成的，他不过是顺其自然而已。不等我追问，他便赶紧请当时在场的两位同伴作证——马丽娅·安热拉

和若泽·戈麦斯·费雷拉。

我不知道卡洛斯·德·奥利维拉是怎样设法找到这些短篇小说的。我想象不出来，因为早已把它们忘记了，当时心不在焉地不定期为报纸和杂志撰稿，既没有记录日期，也没有留下副本，并且其中一些报纸和杂志已不复存在。但是，马丽娅·安热拉以她不引人瞩目的泰然的微笑克服了所遇到的一切障碍，发现了那些报纸或杂志，去翻阅、去查找。

卡洛斯·德·奥利维拉还说，我也无须感谢马丽娅·安热拉和若泽·戈麦斯·费雷拉。他认为，既然这些短篇小说已经收集起来，那么此时最好的办法和唯一可行的感谢就是把它们出版。

说服我谈何容易。在出版方面，当时我正经历着一个消沉的阶段。这一阶段在《大山丘》出版后就开始了，而这部小说以题为《风玫瑰》的诗篇成为我发表前四本书的1940年至1943年那一时期的标志。那样的工作节奏和对文学的兴趣已荡然无存。仿佛经历了一场幻灭，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幻灭至今犹在。偶尔在家里或在咖啡馆里写篇把短篇小说。如果可能，当天把它卖给一家杂志或者报纸。（莫非我为此而写作？）自己既不保留副本也不记下日期。任其自然吧。我当时想，出版以后一定要保存该报纸或杂志。其结果可

想而知：忘记了。当然如此。忘记了买报纸或杂志，或买了，但把报纸丢掉了，不知道把杂志借给什么人。

请注意，这样做并没有任何害处。而卡洛斯·德·奥利维拉却不这样想。

于是那些短篇小说就收集起来了——这就是他精明而又质朴的作法。他好像理解并能原谅他人不正确的想法那样淡然一笑，仍然固执己见：不缺少出版家，若泽·卡尔多佐·皮雷斯会在《三只蜜蜂丛书》中留出一席之地。那么还需要什么呢？读读那些短篇小说，整理一下，给它们取一个书名吧。

虽然有些勉强，但我还是投入了这项工作。顺便说一句，修改自己已发表过的文章，这对我来说是头一遭。但是在重温我与这些人的共同生活，重新看到这些短篇小说里的人文景观的时候，我心潮澎湃，仿佛是故友重逢。

难道他们不是故友吗？不论是完全虚构，还是毫无虚构，我都以他们为友人。这些人我都认识，时间及其改变一切的力量只给我留下了他们身上最基本的东西，现在他们又出现了，但和当年不完全一样，而是突然在我面前活动起来，显得更加真实，更加实际。他们还活着。

活着，一种说法而已——短篇小说是我当年写的，

现在又由我本人对它们加以考虑。况且，近三四年来，环境如此，气候如此，怎么思考，怎么得出结论呢？这一切都导致产生带有过分个人色彩的看法。可以肯定，它们不会是什么新鲜看法，但毕竟是我的，并且是对我有教益的看法。

我所涉猎的领域内容狭窄，充满乡野气息，也反映出丝丝温情，显露出毫无恶意的微笑，是与为数极少的朋友们随便交谈，有如时不时地倾诉一下内心的秘密一样。现在我又信口说来，只不过这一次面对的是陌生人。任它去吧，重要的是我要说出在生活经历中得到的简单结论，尽管讲得挂一漏万，浮光掠影。

我所写的人物都是我生活中有过的，同一家族的人或者熟人。在他们身上我逐渐发现了自己，而我所讲的故事也就是我本人。确实，就是我本人。在听别人讲述一个陌生人的生活的时候，我甚至会马上发现该陌生人是认识的两三个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一个开始成为我。只有时间能弄清真伪。虚构是靠过去留下来的东西进行的，它使往事重新具有生命。

同样，景观也是生物——必须重新创造，只有这样才如同生活中那样真实可信。

在谈到这些短篇小说产生的土地之前，我要看一看与高原截然相反的沙滩。这沙滩绵延近一百公里，从

特洛伊亚到席内斯角灯塔，尽是纳乌海岸的沙丘，上面连枸杞类的灌木也难以生长。它那圆圆的白浆果带有玫瑰色纹络，即便在炎热的夏日其果浆也清凉可口。

在沙滩的平缓处，银鸥飞快地奔跑，留下又浅又细的趾印。它们随地筑巢，漫不经心，毫无遮拦，往往被前去寻找垂钓地点的人踩坏。

麦里德斯湖和圣安德雷湖就位于沙丘中间。两者形状和湖岸各不相同，但在水产和用途方面极其相似。圣安德雷湖水面较低，每到春天随海水变化而发生变化。鲮鱼、鳗鱼和鳎鱼便游到绿绿的稻田那混浊的水洼里。沙质湖底上小岛似的灌木丛中夜间有许多小鸟栖息，除了野鸭之外，每天凌晨只见骨顶鸟展翅飞起。

每年人们都竞相到那里猎杀野鸭。天还没有亮，一条条小船已经准备开始战斗。每条船上有一名划桨手，一名猎手和一条狗。我当时还是个孩子，常常跟父亲前去，充当猎狗的助手。一旦鸟儿被击中，像块石头似地从空中开始往下掉，我便跳进水里，与猎狗展开一场比赛。

席内斯角往南，悬崖峭壁突兀而起，海鸥的巢穴隐在其中。一块块巨石酷似古罗马的圆形剧场，使各处海滩——席内斯、圣托尔佩斯、波尔托·科沃、米尔丰特斯，这都是我童年时喜欢的海滩——连绵不断，

直到米拉河入海处。

这样，通过狩猎和钓鱼，我熟悉了这海岸线。从嶙峋的巨石和沙滩开始，松林、葡萄园、果树林、野兔赖以藏身的平坦和褶皱的土地，还有飞翔着野鸽、鹌鹑和鸫鸟的蓝天，沿着从河谷缓缓升高的土地扩展开来，爬上梯田，一直到达山脊。那里满是浓密的栓皮栎林，与远方的大海平行延伸，把有一座座小庄园的翠绿而又生机勃勃的沿海地带与高原上无边无际的干燥的农村地区截然分开。

大庄园从这里开始：饥饿加荒凉。本书中的一个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带。这个辽阔的地区以沿海山脉为界，沿覆盖着丛林和在一块块大石头中间生长的橄榄的山丘和谷地起伏蔓延，直到萨多洼地那凄凉而沉重的稀树草原。随后就是庄稼地，这一片片大平原沿费雷拉往南，到阿尔儒斯特雷尔、卡斯特罗·维尔德，接着向西，经过奥里克、圣卢济亚、科洛斯，直到塞尔卡尔那一座座乳房般圆圆的山丘，从这里又可以望见大海了。

我曾想把卡洛斯·德·奥利维拉带到这里来，让他看一看我熟悉的这些地方。由于这样和那样的原因，拟议中的旅行一再推迟，在这期间我向他描述过唤起我回忆的一个个事件，根据回忆起的事实对这些事件

进行再创造。此后我写出并纳入本书的两篇短篇小说就在那时候对他讲过。

有时候我还想象着与一伙人在高原上信步游荡，他们当中就有卡洛斯·德·奥利维拉。我们在荒凉的土地上走着，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那是位于小溪旁隐没在山谷中的亚贝拉。火车站边的加雷教堂是我亲眼看着建起来的。维略斯山是奈娜的家乡。阿尔瓦拉德冬天严寒如冰，夏天酷热似火。在卡泽维尔将有一个男孩子出生，他必定带来王国的钥匙，并用钥匙带来和平。最后一个封建领主的传说还在托雷·万那座城堡山上流荡。

除了《相片》中的考试和《圣诞之夜》发生在贝雅外，本书的短篇小说都以这些地方为活动空间。尤其是圣地亚哥。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地名确实就是那个地点。如同人物一样，这些再创造出的地方是由两三个形象相互重叠、调整和补充而形成的一片片田野、村庄或镇子的形象。或者形成那些地方的某个细节的形象，例如庄稼地、街道、大门、广场的一小部分。

至于人物的活动，我自以为和别的作家一样，已经积累了有价值的素材。但仅素材本身是不够的。我所了解的东西不过是想象力进行创造的出发点而已。只有想象力才能发挥生活中发生的难以令人置信的事

实并使之定型和完整起来。而只有素材才能使事实具有现实性。我记得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读到过这样的话：如果作家的想象力是文学创作的生命这话是正确的，那么，生活是富于想象力的作家这句话的正确性不亚于前者。

关于书名，我按照习惯作法采用了其中一个短篇小说的题目。这也许不是最佳选择。我本想用一个能从整体上揭示本书内容的书名，一个能表明本书事件的以前和以后的书名。因此，讲述由火车到达镇上引起的变化的第一篇《广场》，或者描写收音机在村庄里引起的变化的《好歹是个伴》，就成为最可取的了。但是，这两篇的题目中都没有包含“以前和以后”这个意思的关键词语，而这正是贯穿全书的内容。如果撇开短篇小说本身的内容不顾，《火与灰》按反方向读则是各题目中稍好者，如果我们同意灰中火能再生，即能产生一只新的凤凰。

我觉得，卡洛斯·德·奥利维拉听了这番话以后认为这一解释比书名更好。对，就这样，甚至还有点讽刺意味，即令人一目了然又顾及全书。

像可能再版的其它作品一样，本书为修订版，其中也有一篇序言，在这类最后修订版中序言同样起着一种适当的作用，即回忆作者武断地认为与本书有关

的事件，不论这些是在它们问世之前、之后还是之时发生的。

为此，也为了继续用简短而又不拘一格的形式，以淡化“经作者修订并作序的最后修订版”的招牌那种一本正经、堂而皇之的色彩，在这里我还要回忆一下另一件事。

在本书出版之际，《共和国报》文学评论员在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对《证人》与出现于老阿杜尔·波尔特拉约一年前出版的一本书中的短篇小说《乡村悲剧》明显相似表示奇怪。

由于我当时正处于对文学之类的事情绪消沉的阶段，所以去《夏娃》杂志的打算一天天推迟，直到最后放弃。《证人》就是早在老阿杜尔·波尔特拉那本书问世前八个月第一次在那家杂志上发表的。我认为，确切地说出那期杂志的年、月、日是件无益而荒唐的事情。

从希亚多经过的时候有时碰到老阿杜尔·波尔杜拉，我不知道他是否读过《共和国报》的那则评论。即使已经读过，他也一言未发。我们二人都知道两篇短篇小说相似的原因所在：两个人都从《世纪报》上看到过一条关于一名男子死亡的消息。两篇短篇小说的构思都来源于此。那个案件发生的情况不同寻常，人

□ 康乃馨译丛

们甚至可能猜想是借刀杀人。读过那条消息之后对案件产生的兴趣使我们每人以自己的方式构想出了一个可能的故事。

现在回过来谈谈本文开头所说的意图。这里，我再次向马丽娅·安热拉、卡洛斯·德·奥利维拉、若泽·戈麦斯·费雷拉表示友好的情谊和谢忱，多亏了他们本书才得以问世，我想让本书和你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鉴于这种情况，我还要补充几句：如果说我在从事文学活动的漫长岁月里曾得益于什么的话，那么最宝贵的之一就是曾与卡洛斯·德·奥利维拉共同生活过，他属于最伟大的葡萄牙语作家之列。

马努埃尔·达·丰塞卡

目 录

评介：作家与作品	(1)
作者的主要作品	(1)
火与灰	(1)
前言	(1)
广场	(1)
竖琴	(9)
火与灰	(21)
值得回忆的半个面包	(41)
圣诞之夜	(54)
乡野之恋	(68)
相片	(83)
证人	(93)
阿尔巴朗庄园的末代主人	(103)
我们的同类	(115)
好歹是个伴	(125)
编者的话	(138)

火

与

灰



广 场

当年，这广场曾是世界的中心。今天，它只不过是个区区的交叉路口，周围有些房屋，一条街道通到镇上。一阵风吹过，山毛榉的枝叶沙沙作响，仿佛在低声呻吟。旋风卷起的尘土落在荒凉的地面上。这里空无一人。生活转移到了镇子的那一边。

是火车毁灭了广场。我本以为能永生的男子汉们在铁轮子的嘈杂声中一个接一个地咽了气：又高又干瘪、备受尊敬的帕尔马·布朗库先生；膀大腰粗、板着面孔的蒙特内格罗三兄弟；身子

单薄纤细的巴迪纳；走起路来东倒西歪，手持尖刀的醉鬼埃斯特洛伊纳；对一切和所有人总是怒气冲冲、咬牙切齿的“孬种”；威风凛凛站在广场的农夫阿尔巴·格朗德；索布拉尔师傅；鬈曲的头发垂到额前的拉皮条者乌依·科托维奥；亚卡西奥，嗜酒如命的亚卡西奥，他常常弓着身子蒙在一块大黑布下面为人照相；还有街道上边那个像猎兔狗一样的男子，我一直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只是经常看见他突然在街口出现，用惊愕的目光望着广场。

那时节，山毛榉枝繁叶茂，伸出有力的臂膀，它们是一切重要事件的组成部分。树荫下，丑角们变戏法，跳野熊舞；树荫下，好汉们打架斗殴；男人们惧怕、女人们喜欢的安东尼奥·瓦尔莫林就是在一棵山毛榉树干旁边死去的。

这里曾是镇子的中心。旅行者们在这里走出载客大马车，讲述形形色色的新鲜事。本地人正是通过广场与世界相通的。在没有新鲜事的时候人们就在那里杜撰一件似是而非的消息。随着时间的推移，杜撰出来的事被信以为真，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它来自广场。这样，广场便成了世界的中心。

谁在那里称王，谁就能在全镇称霸。最聪明和最有学识的人在广场上教训这个镇子。好汉们站在广场

中心向镇子挑战，让镇子屈从于他们的意志。醉汉们东倒西歪，跌跌撞撞，对整个世界不闻不问，谁愿意烦恼谁就烦恼去吧，他们才不管呢——最后倒在广场，满怀凄凉地趴在白色的尘土上。在这个地方，男人们感到生命给予的一切都格外伟大，不论是勇敢、聪明还是凄凉。

镇上的老爷们也到广场上去，与泥瓦匠师傅、铁匠师傅平等地交谈。他们也与店主、农民和镇政府职员谈话，甚至与短工和那些神秘莫测、趾高气扬的流浪汉们平等地聊天。那里是男人们的地方，不分贵贱高低。当年的那些男人从来不向任何人致敬，只有在睡觉时才肯脱帽。

那里还是儿童们最好的学校。孩子们听手艺人讲述，看他们认真的动作，从而学习艺术，同样也学会成为好汉、醉鬼或者流浪汉。任何东西都能学会，一切都是生活。广场上充满生命力，充满勇武之举，充满悲剧，充满了了不起的聪明才智。毫无疑问，学习这一切的儿童必将成为诗人，并且因为永远是儿童、永远学习生活——广场既伟大又奥妙无穷的生活——而感到悲伤。

家庭则留给女人。

在街道上看不见的院落深处，她们梳理像马尾巴

一样长的发辫；在后院的葡萄架下干活，还要做饭和铺床——仅仅为男人而生活，驯顺地等待男人回来。

她们不得独自上街，因为是女人，总要有家中的男子陪伴。她们要去拜访女友，男人们便把她们送到女友家门口，自己到附近的商店等待，等她们出来以后再把她们送回家。她们要去做弥撒，男人们则留在教堂前面。他们绝不肯走进必须脱帽致意的人家。这些男子汉是广场上的主要角色。

火车来了，镇子变得面目全非。商店里摆满了原先仅在铁匠铺和木匠铺卖的用具。商业发展起来，还建立了一个工厂。一座座作坊破了产，铁匠师傅们成了工人，泥瓦匠师傅们改称石匠，也成了工人。警察出现了，取代了行动迟缓、呆头呆脑的保安官，逮捕了动辄滋事的好汉们。女人们剪短头发，抹上口红，独自出门了。现在，男人们相互脱帽致意，深深鞠躬，并且随时随地握手，还和女人们一起做弥撒，在夜总会度过一个又一个下午，但不再去广场。只有醉汉和短工们在星期天的下午才到广场消磨时光。

现在，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当天就到。人们在镇上的各个商店和新开的咖啡馆里都能听见，收音机大声喊叫着陆地、水上、空中以及矿井和大洋深处发生的一切。世界无处不在，对所有人来说都变得更小，更

亲近。不论什么地区发生的事件，所有的人立即就能知道，并且加以思考，形成看法。再没有什么人对世界上的事情一无所知。只要地球上有什么事正在发生，就意味着世界各地正在出现一件可怕或者企盼的事情。无人置身事外，个个兴趣盎然。

镇子分裂了。每家咖啡馆都有自己的顾客群，这要视他们的生活状况而定。当年那个属于大家的广场，那个仅仅能知道某些人有兴趣了解的事情的广场已经死亡。男人们根据各自的利益和需要分道扬镳。他们听广播，读报纸，进行争论，并且日益感到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

就连儿童们也分帮结伙：家境相同的才在一起玩耍；他们留在父亲或者哥哥们常去的咖啡馆门前。现在，镇上的广播才是整个广阔的世界，那里才是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所在地方。在原来的广场，只剩下醉鬼和短工中的懒汉和那些不肯相信一切都变了的人们。千真万确的是，谁也不再把这些人和这个广场当回事了。

高大的山毛榉树依然和当年一样围绕着广场，若奥·加杜尼亚还在树荫下顽固地坚持传统。但是，一切都变了样。人们对他冷嘲热讽，并且尽量躲避他。

若奥·加杜尼亚这个醉鬼说起了里斯本，但他从

来不曾去过那里。他的一举一动，一本正经的腔调，总之，他身上的一切，都是对年轻时看到过和听到过的那些人的蹩脚的模仿。

“里斯本嘛，那可是个大都市！”他说，“那里到处是人，街上挤满了人，像集市一样！”

加杜尼亚猜想，里斯本有许多广场，有许多像他在这个有古老的山毛榉树围绕的广场上认识的人。他越说越兴奋：

“你们知道吗？有一天下午，我正在罗西奥广场……”

“在罗西奥广场？”

“对，小伙子！”加杜尼亚把头一扬，煞有介事地说，“我正在罗西奥广场看来来往往的人群。有些人往下走，一家一家的人往上走，到处都是人。这时候我发现有个家伙斜着眼看我。我想，他肯定是个小偷。好啊！……他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走过来，把手伸进了我的外衣……。我正等着他这一招呢！……我往旁边一跳，朝他下巴上就是一拳。那家伙转身就跑，可突然又失去了知觉，倒下了，原来他一头撞在一棵桉树上！”

加杜尼亚最后几个字引起了一阵哄笑：

“桉树？”

可惜，如此美好的故事竟然被一个细节糟蹋了。要是在当年，人们肯定会侧耳细听。现在他们什么都明白，所以才觉得好笑。不过加杜尼亚不肯善罢甘休，他说，千真万确，就是桉树，他去过罗西奥广场，去过里斯本。

“你们见过没有桉树或者山毛榉树，没有任何树木的广场吗？”他茫然地问道。

人们笑着走开了。

若奥·加杜尼亚独自一人留在广场。他黯然神伤，热泪盈眶，再加上几分醉意，恨不得大哭一场。他拉着山毛榉树，好像要搂住往事一样紧紧拥抱，并且亲切地向它诉说什么，眼泪濡湿了粗糙的树干。

广场就这样渐渐死亡了。每到星期天，垂死的广场更加痛苦。人们都到咖啡馆、电影院或者郊外去了，广场上不见人影，只剩下山毛榉默然无语的枝叶。

就在这样的一天下午，拉尼托老人咬牙切齿地从店里走出来。当年他曾是工匠师傅，颇有身份，备受尊敬，而今天一贫如洗，毫无用处，只知道酗酒，甚至连自己有几个儿女也记不清了。酒使他变得干枯、瘦弱。现在他把胸脯一挺，举起棍棒，不用弯膝盖，仅凭脚的力量跳到空中，在重新落地之前一连在广场的尘土上打了三棒。他抬起头，糊里糊涂地大喝一声：

□ 康乃馨译丛

“要是还有哪条好汉，给我跳进来吧！”

可惜广场上已经没有任何一条好汉，连一个人也没有。拉尼托用惊愕的目光环视四周。

他感到眼前一片昏暗，咬牙切齿地说：

“哎，生活，生活呀！……”

他抡起棍子，棍子在头顶飞舞。他在空无一人的广场上转圈，凶狠地用棍子敲击地面，向已经死去的人们挑战，松开的腰带拖在身后，煞是好笑。

折腾到厌烦了这场不势均力敌的战斗以后，他已经精疲力尽，站立不稳，丢掉了棍子，跌跌撞撞，向前倾斜，倒在地上，并且不能不倒在地上，因为广场已经死亡，他不想倒下也得倒下。几分醉意，几分不幸，他无可奈何地倒下了。

一团尘土飞扬起来；随后慢慢腾腾、凄凄惨惨地落下来，落到衣衫褴褛的拉尼托身上，把他盖住了。

他已经看不到，广场成了那一圈干枯的山毛榉之外的世界。在那个广阔的世界上有某些事情正在发生，可怕的事情，人们盼望的事情。

火

与

灰



竖 琴

轮到卢西亚诺了。他弓下身子，跪在地上，用小球瞄准。儒利奥聚精会神地等着。但是，卢西亚诺迟迟不动手，似乎对游戏越来越心不在焉，好像倾听着远处传来的什么声音，最后把头抬了起来。

莱娜从街道那边张着双臂跑过来。她穿着黑色的鞋，黑色袜子，连罩衣也是黑的。浅色头发上束着一条宽宽的黑发带，全身穿着丧服，但脚步轻盈，充满活力。她跑得很快，动作潇洒，看样子感到了跑动的惬意。风撩开

她的罩衣，裸露出白白的脖颈，一时间与那张脸在丧服中形成一片雪白。

“像一只小燕子。”儒利奥说。

两个男孩子慢慢转过脸，目送她远去。谁也弄不清她是否看见了他们，但两个人都觉得她瞥了他们一眼。

卢西亚诺仍然跪在广场灰白色的土地上。莱娜一直往前跑，现在用这只脚跳一阵子，用那只脚跳一阵子，最后消失在街道拐角处，朝教母家去了。

卢西亚诺转过脸，用夹在手指间的小球瞄准，发球，但没有击中。儒利奥已经跪在地上开始游戏，卢西亚诺却拿起小球说：

“我不玩了。”

儒利奥看他走到树荫下，坐在地上，就凑过去：

“你生气了，嗯？”

“我？”

“当然！”儒利奥接着说，“她看也不看你一眼就过去了。”

“我才不在乎呢！”

“那么你为什么就不玩了昵？”

卢西亚诺扭过脸，从肩上边瞪了他一眼，一个字也没有回答，把腿伸开，转过身去，最后直挺挺地趴

在人行道上，两个手掌托着下巴。

儒利奥弯下身子，开始在广场的土地上画起来，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突然他停住手：

“我真弄不明白你是怎么回事。她总是围着你转，你也和她一起玩；现在，她从这里经过，没有看你，你就生气了。”

“我一点也不生气！”卢西亚诺打断了他的话。

儒利奥凄凉地微微一笑：

“我看得清楚，你生气了。”

他又开始用手指在地上画起来：

“要是我的话，早就跟她好了。”

“你？”

“是啊……莱娜长得那么漂亮……”

“既然你觉得她那么漂亮，为什么不去跟她好呢？”

儒利奥弯着腰，头更靠近地面了：

“她只喜欢你……”

“谁告诉你的？”

“没有人告诉。”儒利奥耸耸肩膀，回答说，“可是人们都看得很清楚。”

“不……”卢西亚诺嘟囔了一声，但马上果断地补充说，“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她的家庭。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是不喜欢那些人！”

□ 康乃馨译丛

“可是，她家里的人和这有什么关系？”

“关系很大。一个人，要么喜欢整整一家人，要么不喜欢这一家中的任何人。”

儒利奥忘了地上的画。

“可是，我……”他吞吞吐吐地说，“我也一点儿都不喜欢莱娜一家人，只喜欢她。”

“那是你。”

卢西亚诺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又趴在人行道上。一队蚂蚁在他鼻子附近经过……，由于儒利奥没有再说话，又在土地上画起来，卢西亚诺就看着蚂蚁爬动。

这时候莱娜又出现了，仿佛径直往家里走，但绕了个大弯，开始在广场上转来转去。儒利奥注视着她。卢西亚诺依然看着蚂蚁。

莱娜转的圆圈越来越大，现在从人行道很近的地方经过。然而，她在这样做的时候似乎没有发现小伙子们在那里。她张开双臂，蹦呀，跳呀，还以脚跟为轴旋转，有时慢慢腾腾，有时动作很快。这一切似乎都有个特别的目的地。但是，由于没有获得任何结果，莱娜在转最后一圈的时候险些踩到那队蚂蚁上。

“喂！”她装出非常吃惊的样子大声说，“这里有一群蚂蚁！”

“还是大蚂蚁呢！”儒利奥赶紧说。

卢西亚诺还在望着蚂蚁。莱娜倒背着手弯下腰：

“这种蚂蚁咬人，对吧？”

“对。”儒利奥回答说，“不过咬得一点也不疼。”

“它们爱咬人，对吗？”莱娜又说，眼睛一直不离开卢西亚诺。

儒利奥转过脸去，望着前边。卢西亚诺仍然一动不动，垂着眼皮。莱娜伸出胳膊，卢西亚诺看见她的手指正伸向那群蚂蚁。他抬起头：

“你想干什么？走吧。”

“我……我什么也不想干。”莱娜挺直胸脯，但没有离开，“我在看蚂蚁呢……”

卢西亚诺站起身：

“我已经说过了，你走吧。”

莱娜抬起蓝蓝的大眼睛望望他，然后低下头；宽宽的黑发带和一绺绺头发垂到额前。她耷拉下胳膊，慢慢腾腾离开，朝家里走去。

尽管提出了种种理由，甚至一本正经地拒绝前往，但祖母就是不肯答应，卢西亚诺只得陪她去，但一路上没好气地走着。他一向不喜欢到别人家作客，现在祖母却执意带他到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人家，看望那些虽然见过面但他觉得非常讨厌的人们。他在路上

下定决心：仅仅道声问候，不多说一个字。

过了广场就望见了那所房子，一座古老、巨大的建筑，几乎是废墟。它孤零零地矗立在花园当中，花园的围墙因为年长日久早已倒塌。墙壁肮脏不堪，窗户总是关着，虫蛀腐朽，玻璃上积下一层层厚厚的尘土，使它变得更加阴森和荒凉。整座建筑都散发着一股神秘而又与世隔绝的寂静气氛，卢西亚诺甚至以为，在里面，莱娜会身穿丧服，总是在父母严厉的目光监视下提心吊胆地在阴暗可怖的走廊里徘徊。

到了门口，祖母敲门的时候，他想逃跑，转过身，张开双臂——但几个冷酷的手指放在了他的肩上；祖母那一字一顿的声音迫使她停下来：

“卢西亚诺！”

大门呻吟着打开了。卢西亚诺头一次走进莱娜的家。

一位用黑色头巾遮着脸的老妇人，领着他们穿过阴暗的走廊，朝客厅走去，沉闷的脚步声似有若无。

“我去向主人禀报。”

说完，她低着头走了，没有发出半点声响。

卢西亚诺坐下来，心中惴惴不安，仿佛突然从白天进入了夜晚。习惯了阴暗的光线之后才站起身，惊异地朝四周望望。

这时候，莱娜的父母进来了，女儿跟在后头。卢西亚诺说：

“下午好。”

他低下头，又坐到原处。

别人谈到他的时候，他一直保持这个姿势。直到好长时间以后，说起了别的事——祖母说好多日子没有来，请求原谅——他才认为到了再看看墙壁和地板的时候。他还觉得应当谨慎从事，不让任何人发现他在这样做。不过，无论多么小心，他敢肯定，莱娜一定在看着他。

他慢慢抬起头来。

墙上挂满了他以前从未见过的物件。四面有短矛交叉，还有生锈的长矛，嵌着红色饰物的黑色圆盾，插在皮绳上的黄色翎毛，还有弯刀、木槌。地上摆放着用黑木树干雕刻的人像，个个斜着眼睛，气势汹汹。就连桌子也是黑色的，四条弯曲的腿很粗，显得笨重、沉闷。在黑暗中一切都散发出一种遥远而又可怖的威胁。

卢西亚诺被这种神奇的景象惊呆了，头晕目眩，渐渐感到恍恍惚惚，仿佛眼前的一切尽是梦境。他越来越模模糊糊地觉得有种什么既无开始又无尽头的东西——或者说，这个宅院里的时间一直停滞不动。屋里半明半暗，莱娜父亲的声音好像来自遥远的地方，传

到卢西亚诺耳边时虽然很轻但非常清晰：

“对他们的死我至今感到悲伤，就像现在的事一样……一切都来得突然；我的兄弟们、父母、女儿，我可怜的儿女们……他们都走了，都不在了……”

“爱德华多，”妻子轻声细语地劝道，“不要太伤心了……”

“可是，玛丽娅，你清楚地知道，我时时刻刻都想念他们。”

他们后来说的一切，卢西亚诺几乎一窍不通了，只能从拉着长声的低语中猜出他们进行着一场慢条斯理的怀旧对话。他好不容易地转过脸；看到了在客厅里的莱娜，她坐在父亲和母亲之间，带着微笑的那张白白的脸特别显眼。

卢西亚诺心里平静下来。但他突然发现莱娜的父母都非常苍老。母亲脸上满是皱纹，父亲已经白发满头。

“是啊，是啊……”，这时候，祖母说，“我是多么怀念那个时代呀……”

“一切都过去了……”男人说。

“一切都……”莱娜的母亲咕哝了一声。

卢西亚诺用眼睛的余光瞥了一下离得最近的一尊雕像，后来又慢慢转过脸去正视着它。在很长时间里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用黑木雕刻的粗糙的小人儿。目光离开之后，残酷而又平静的时代里那个刚毅的表情还久久留在眼前。

他看到莱娜的父亲站起身，走到一个角落，从那里拖出一个巨大的黑色木箱，只见他用力地拖着，地板上发出呻吟般的声响。

“爱德华多，最好不要……”女人低声说。

“没关系，稍微挪一挪，没关系。”他回答说，接着又转过身来，“还记得吧？”

卢西亚诺甚至没有听到祖母的回答，心神不定地死死盯着那个高高的黑箱子。莱娜的父亲紧紧拥抱着箱子，表情非常凄楚，仿佛里边装的是一具亲人的尸体。随后他小心翼翼地把箱子打开，从里面搬出一个卢西亚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物件，坐下来，把那物件拉到胸前。

只见他眯起眼睛，聚精会神，伸出一只手，从上往下弹拨。一个清脆的声音在客厅里响过。接着又是一声，又是一声，形成了一首悠扬而深沉的乐曲，表达着心中的什么凄凉和痛苦；那缓慢的动作使他显得更加忧伤，看来世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他痛心疾首。确实，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

他低着头，手指倾诉着心中的烦恼，一种冷漠无

情的烦恼——另一只手则在琴弦上飞快地滑动，弹奏出音符明快的低声絮语，弹奏出欢乐的情绪，这种欢乐稍纵即逝，被更响的庄重音符所掩盖。但是，低声絮语又重新出现，并且越来越清晰，它飞快地奔跑，像欢乐漾出容器，像阳光下的泉水在白色的石头上流过。这是姑娘们的舞曲，红唇上笑意盈盈。他紧张地滑动手指，头不停地晃动，那痛苦与凄凉又逐渐重新出现了，不过现在已夹杂着欢快的笑语，最后慢慢消失了，只剩下怀念的回响。压在他心头上的一切都在琴弦上弹奏出来。他苦恼而又茫然，蜷起手指，于是只剩下痛苦和欢乐。所有的琴弦同时发出的痛苦和欢乐，越来越高的各种音符交织在一起，仿佛是有人哭泣。这痛苦和欢乐的哭声嘎然而止，似乎客厅里有谁突然不再大声抽泣。

卢西亚诺站在地上，微微举着双手。在他涨红了脸上，那双停滞不动、宛若睡梦一样深沉的黑眼睛死死盯着莱娜的父亲。

第二天，卢西亚诺刚出校门撒腿就跑，一直到家里才停下来。他走进卧室，打开木箱，从箱底抽出一把古老的匕首，匕首的黑色歪把上嵌着金色饰物。他两只手攥着匕首，好像在亲切地抚摸一件宝物。确实，这是他最宝贵的财富。

这把匕首原本是他祖父的，卢西亚诺只肯让为数不多的朋友看过。他依依不舍地看了一眼，然后别在裤子和汗衫之间，用罩衣捂住，朝广场走去。

儒利奥见他来了，马上挑逗说：

“想玩铁圈？”

“不想。”

“那么玩小球吧。”

“也不玩。”

儒利奥惊愕地盯着他，这时才发现卢西亚诺正朝莱娜家那边看。他走到人行道上坐下，从那里能看到卢西亚诺和街道的一部分。

卢西亚诺感到有人窥视，便穿过广场，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坐下来。但他马上又站起身。莱娜刚刚走出家门，张开双臂，沿大街跑下来。

两个男孩子从马路各自所在的一边看着她走进广场，横穿过去，于是他们渐渐扭着脑袋望着小姑娘，最后谁也看不到了。他们都以为她现在正敲教母家的门，两人不时偷偷互相看上一眼。不一会儿，莱娜走回来了。

卢西亚诺站起来说：

“你好，莱娜！”

姑娘停下来，显出吃惊的样子，整了整黑色发带，

走过去，非常正经地说：

“你好，卢西亚诺。”

坐在另一边山毛榉树下的儒利奥站起身，用难过的目光望着他们，随后走出了广场。

卢西亚诺望着她说：

“我想求你一件事……”

“什么事呀？”

“我求你的事你肯做吗？”

“做。”

卢西亚诺盯着她的眼睛，把手搭在她的肩上：

“好，你跟我来。”

两人沿街道走过来。到了那座古旧建筑物前头，卢西亚诺把手伸到罩衣下边，拿出了匕首：

“莱娜，拿去吧，是送给你父亲的。他可以把这把匕首和其它物件放在一起，挂在墙上。”

莱娜犹豫不定。

“给他拿去！”卢西亚诺以命令的口气说，“我已经喜欢你父亲了。”

“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

他满脸通红，但鼓了鼓勇气，抬起头说：

“我很喜欢你。”

莱娜呢，用手掌托着匕首，微微一笑。

火 与 灰



火与灰

消防队长波乌帕、安德雷·儒利亚诺和我组成了个倒霉的三人帮。货真价实，三个老家伙都呆头呆脑，一事无成。

有的时候我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这对我并无补益。毁掉我一生的那些鸡毛蒜皮的琐事总是回到心头，使我身不由己，让我越来越远离所有的人，变得孤立无助，陷入寡情的冷漠而不能自拔。莫非我是个胆小鬼？也许是吧。我只是肯定地知道，安托尼娅·达斯·多雷斯不时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并且清晰得让

人难以忍受。我看到的她不像往常那样纯贞，而是只穿件睡衣。是这样，先生，在大街上竟然只穿件睡衣，并且躺在彪形大汉奇科·比洛的怀里！

就是这件事毁掉了我 30 年的生活。

而折磨波乌帕队长的痛心之事却与爱情无关。他无时无刻不怨叹再也不发生当年那种烧毁一切的大火灾了。这种事我们如何理解得了！莫非这也能成为一个消防队长的悲剧？可确实如此。

至于安德雷·儒利亚诺，他的苦恼整个镇的人全都知道。他已经五十岁，而他那富翁父亲还不肯让他管必将属于他的财产，每天仅给他 25 个托斯通。

25 个托斯通！

总之，我们三个密不可分，每人都有一桩糟心的事。

今天，实际上只剩了我一个人。波乌帕队长死于一场火灾——就是他生前喜欢的那种势不可挡的大火。而安德雷·儒利亚诺正躺在监狱深处等死。

然而，他们深深刻在我的记忆之中，使我总以为，走过十字路口时自然就能遇到他们，并且能毫不费力地想象出一番对话。我知道并且能听见他们对我的回答，能看到他们吧唧嘴唇，苦笑或长时间沉默不语的特有姿态。因此，每天午饭以后便离开家，径直到我

们从前相聚的咖啡馆去，这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但今天因为埋头看报纸去晚了。我恍然大悟，抬头看了看钟表，立即猛地站起身，慌里慌张地来到街上。慌里慌张，仿佛他们正等着我呢！……

可是，和往常一样，一走进咖啡馆我那份热情就顿时冷下来，心怀疑虑地在角落里那张桌子旁边坐下，开始想，何苦要如此急切。究竟我为什么天天都这样做呢？

“波尔特拉先生，照样一杯咖啡？”

我吃了一惊，望着侍者，不由自主地吼叫起来，声音也变了调：

“什么？……”但以下的话马上温和了，“是啊，照样一杯咖啡……”

从前，每天我都与安德雷·儒利亚诺和消防队长波乌帕一起度过下午的时光，现在只剩下我孤身一人。侍者马内塔刚刚把咖啡杯放到肮脏的大理石桌面，离开这里，我就开始用惯用的办法消磨时间。在咖啡上耽搁，一小勺一小勺地放糖，一小口一小口地啜饮，可以熬过15分钟左右，其间还斜着眼看看不同桌子上的人们互相打招呼，瞧瞧挂在墙上的大镜子，望望围着挂在屋顶上的粘蝇器飞来飞去的苍蝇。“好啊，”我自言自语地说：“总算过去一刻钟了……”

接着是香烟，虽然医生劝我不要再吸。管他呢！把手伸到口袋里，摸到卷烟纸、烟丝和打火机，我就能赚上两分钟。

把这些东西按顺序摆到桌子上：卷烟纸的小本子在左边，中间是烟丝，右边放打火机。我撕下一张卷烟纸，顺纵向折叠，撕开，因为我喜欢吸细烟卷。慢条斯理地打开烟丝，捏起一小撮放在手心里，仔细估量烟丝的多少；从烟丝中拣出杂质，直到这时才开始卷。然后收起卷烟纸和烟丝，拿起打火机，打着火。又是15分钟过去了。

这类事情使我得到了“头脑有毛病”的名声。这我知道。甚至还有人模仿我的动作嘲笑我呢。你们管得着吗？我在这里，已经付过咖啡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挺直身子，把头几口烟朝远处喷过去，但没有一个人把这种挑衅的做法当回事，我的脑袋渐渐耷拉到被生活压得塌陷的肩上，雾气蒙蒙的眼睛又转向了往事。

往事，在时间的深处出现了一些回忆的片断。它们停留片刻，轻轻刺痛我的心，然后从我疲惫不堪的头脑中匆匆消失了。这时我陷入杂乱无章、模糊而又互无联系的一堆事情之中，坐在那里，昏昏沉沉，似

睡非睡。突然打个寒战：安托尼娅·达斯·多雷斯半裸着身子来了！她躺在身着消防队员制服的奇科·比洛双臂间来了！

我吓得魂飞胆散，抬起头环顾四周。不会，谁也不会发现我在想些什么。于是放下心来，又贪婪地看着我未婚妻那只穿件睡衣的形象。我的太阳穴上马上冒出冷冷的汗珠，心中越来越恼火，因为不能返回过去，时间不能倒流，生命不能重新开始。要是能够那该多好！至于已经发生的事情，我才不会在意呢！……懦夫！为什么当初没有和安托尼娅·达斯·多雷斯结婚呢？

再卷一支烟。不过这次有点着急，一些烟丝从颤抖的手指间掉下去了。打着火，狠狠吸了一口。前面的镜子里映出了我那泛着绿色的苍老面孔。我看见自己下巴垂下来，两只手紧紧握着，直握得手指节嘎嘎作响。懦夫。名副其实——胆小鬼。我一直是个胆小鬼，只有朋友们在眼前才能帮助我更好地忍受安托尼娅·达斯·多雷斯如此可恨又如此可亲的形象。

那时候我总是头一个来到咖啡馆。接着是波乌帕队长。我们刚要开始谈话，就通过本橱窗的玻璃看见安德雷·儒利亚诺那巨大的身躯走出家门，开始吃力地沿着街道慢慢往上爬。我兴高采烈地说：

□ 康乃馨译丛

“安德雷来了！”

没有一个下午这句话不是由我说的。有时候我心里想：“明天我不说了。既然波乌帕队长和我同时看到他……”，就这样。到了第二天，门打开了，那圆墩墩的身躯来到街上，我必然又忍不住心中的欢乐：

“安德雷来了！……”

现在我敢肯定地说看见他正有气无力地走出门外。但实际上，通过玻璃只能看见街道深处那所被火烧毁的房子，一切还和火灾结束时一模一样：黑黑的墙壁，既无门又无窗户。

消防队长波乌帕就是在那里灭火的时候死去的。安德雷·儒利亚诺还活着，不过是在里斯本监狱的铁窗后面。

我在椅子上转了几圈，弯下身子，把头上的帽子往下拉一拉。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安托尼娅·达斯·多雷斯仍然在我眼前，躺在奇科·比洛的怀里，睡衣下露出两条腿、肚子和一块胸脯。周围的人们都瞪大了眼睛。我看见他们了，每张脸都看到了，跟不着急不着慌地看一张照片一样容易。我对他们恨之入骨！

“快，马内塔，再来一杯咖啡！”

我搓着手等待着。一扬脖子喝干咖啡时，我在镜子里看到自己那张脸上一副惊慌失措的神态，觉得像

刚刚喝了一杯毒药一样。我浑身大汗淋漓，不过慢慢会镇静下来的。

安德雷·儒利亚诺，我童年时代的朋友，我们变化太大了！……是啊，先生，我们变化太大了。在学校里的时候，我们都很胆小。我们曾一起度过受处罚的一个个下午。有一天，我们制造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混乱。我们打碎了课桌和大黑板，满载着战利品离开了学校：撕成碎片的罩衣，墨水洒在衬衣胸前形成的勋章。我们被开除了，不过毕竟跟醉鬼雅依梅·乌尔苏里诺学会了字母、数字和神奇的葡萄牙历史，他用棍子打我们。最后我们一伙人也揍了他一顿。我们的父母经过深思熟虑，认为我们已经与文化无缘。这让我们倍感轻松。

广场和后来乱哄哄的露天舞会，以及本镇街道上无法无天的夜晚，就都成了我们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惊险，但比乌尔苏里诺的算术课和学校里年轻人的尖声哭叫要好得多。

终于有那么一天，我们不得不改弦易辙了。本想按照规则调整步伐，却开始了一系列莽撞、错误和荒唐行为。在镇上那种被扭曲而又充满背信弃义的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当年学校里许多动辄哭泣的学生都能挣大钱并且赢得了可敬的声望，而我们却总是从一次

失望滑到另一次失望。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不过，几年之后，我心灰意冷，变得骨瘦如柴，身上青筋突起，脸上满是皱纹，活像一个被虫蛀空了的栓皮栎树干。安德雷·儒利亚诺则相反，在与吝啬鬼父亲的不光彩斗争中失败之后发胖了，胖了许多。尽管如此，偶尔我用心不在焉但却似乎能突然发现人和事物的本相的那种目光望着他的时候，觉得是在一面凸镜中看到了自己的映象。真的，先生，他和我一模一样：愤怒、嫉妒、羡慕，一次又一次失败——只不过更臃肿罢了。

这种时刻，仇恨使我眉头紧皱，骂人的话脱口而出。我用严厉的目光盯着他：

“我们完蛋了，安德雷，完蛋了！”

我一直没有弄明白，他是否猜到了我在想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他总是像个应虫声似地回答说：

“完蛋了，朋友，完蛋了……”

我望望钟表，四点钟。苍蝇疯狂地围着一个一个“坟墓”飞来飞去。我开始估计哪张涂上带蜜胶的纸能粘住哪一只。最后，看厌烦了，昏昏欲睡。一阵低语声从远方渐渐走过来，越来越响，现在我听得清清楚楚了，这是消防队长波乌帕那威严的嗓音，我分明看得见他，听到了他的话，仿佛他真就坐在我这张桌子

上。

“火！”那声音高声欢呼，但马上又失望了：“再也没有什么火灾了！……”

这是他最爱谈论的话题。波乌帕就是有这份艺术，能扭转任何谈话的内容，使之自然而然地落到一场火灾上。

“当今啊，已经没有什么火灾了。”他大发议论，“你们看看：教堂的钟声一响，消防车就立即从营房开下去，拉出水龙带，完事了！火灭了！火？我们根本就不让它着起来！”

“这话说得有理。”我心神不定地随声附和，但脑海中出现的是安托尼亚·达斯·多雷斯，尽管我本该沉默不语，实际上却肯定会加上一句：“真是这样……已经没有什么火灾了……”

安德雷·儒利亚诺仿佛从咖啡馆中的烟草浓雾中走出来，坐在了这张桌子的那一边，正用巨大的手指卷一支烟。垂着的眼睛隐没在臃肿的眼皮之中。他摇着头叹息说：

“已经什么火灾都没有了……这种生活甚至让人得病！……”

“你说的千真万确。今天，这甚至让人得病。”

究竟我为什么成了波乌帕队长的朋友呢？关于这

一点，我常常扪心自问，也想到过能解释这一事实的理由。不过，我认为任何一个都不能成立，最后的结论是，完全出于偶然。

那时节，全镇的人都卷入了一场由志愿消防队员们的行为引起的激烈的争论。“事情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人们气愤地大声说。这里所说的“事情”是，一旦失火，最大的损失不是火苗造成的，而是由那些临时消防队员们造成的，他们不顾一切地把所有东西都弄湿，把所有东西都救出来，用斧头劈开一条道路，推倒隔墙，毫不心痛地打碎家具和瓷器。而火毁坏的东西只不过是烟囱或者已经腐朽的地板。

最后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有一天埃利亚斯·塔洛家的烟囱着了火，听说有人跑到破旧的教堂去拉钟绳，他站到两个门框之间，手里举着猎枪：

“谁敢进去我就打死他！”

他总算阻止了消防队员们抢劫这个家，家里的人们在后院用几桶水便把火扑灭了。

双方曾互相威胁，互相谩骂。消防队员们带着满脸怒气离开了猎物。过了不到一个星期，人们就看见埃利亚斯·塔洛头上涂满了药膏，缠满了绷带。原来是奇科·比洛跟他争吵了几句之后把他揍了一顿。

他是到杜朗埃斯的药店去治疗的。付药费的时候，

埃利亚斯·塔洛还为这次火灾代价不大表示庆幸。

“不管怎么说……这比让那帮混帐东西把我的房子毁了要好得多。”

全镇惊恐不安，撤换了志愿消防队的领导，通过信函从里斯本雇来一个技术员负责声名狼藉的消防队。来的人正是波乌帕队长。

几天之后，我就一连几个小时地听他讲述了。从前，是一场大火毁了我一生，而在他看来，曾让他获得无数荣誉的火灾现在却成了他痛苦的原因。据他告诉我们，现代的材料，遍布街道各处消防井和现代技术使灭火既便当又快捷，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

“我真想让你们看看当年里斯本马达莱纳大街发生的那场大火。那才叫名副其实的火灾呢！”他幸福而又精神振奋地回忆道，“死的人有几十个。女人怀里抱着孩子往下跳，在人行道上摔成肉饼。所有人都冲进火里，身上都烧焦了！楼梯断了，没有水，挥动斧头往上冲，挑着水桶往上冲。我看见有些同伴的制服烧着了，我救出了儿童，救出了女人，受了伤，倒下了，没有力气。我一根锁骨骨折，一只胳膊烧伤，住进了一家医院。不过我们把火扑灭了，他妈的！我获得了一枚勋章。”

讲到这里，波乌帕队长就开始伤心了。不过还讲

了几次火灾的情况：死了人，他救了人，火扑灭了，再次受勋——他胸前戴满了勋章。此时开始一阵难堪的沉默，一个长达几年的间隔。

“可现在呢？现在我一点用也没有了；再也没有名副其实的火灾了！……”

安德雷·儒利亚诺的卷烟已经熄灭，但他没有发觉。我敢肯定，波乌帕队长的话他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尽管不时从嘴里慢慢腾腾地冒出那句伤心的话：

“我们完蛋了……”

他皱一皱在那大脸上显得孤零零的鼻子，下唇向双下巴上耷拉着，不等别人对要谈的事情稍加考虑，他就开始说了：

“我在那里……在那里跟他说了整整一个下午。我甚至不知道他让我怎么活下去。”

因为呼吸困难，他的脸憋得涨起来，眼睛里闪着可怕的光，声音显得含混不清：

“他越来越不像话了，我说的是我父亲！……”

他父亲。一个可悲的吝啬鬼，最近连往常每天可怜的 25 个托斯通也不给儿子了！安德雷·儒利亚诺连动都不能动，哪儿也不能去，只能从家里到咖啡馆，从咖啡馆到家里，只此而已。手里没有钱，只得受困。自从裁缝热罗尼莫用劣等布为他做了他仅有的那套西服

以后，又时兴过许多时装。那套衣服已经破烂不堪，一块块往下掉布片了；他把一件旧长袍搭在肩上，即使在夏天也是如此。以为这样可以掩饰可怜的处境。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奇怪。太阳灼人，而安德雷·儒利亚诺却披着长袍穿过大街，热得大汗淋漓。

“我也不知道。”他低垂着眼睛解释说，“这，有时候可能下雨……”

当然是我为他付咖啡钱，并且还要借钱给他。我这个小小的退休书记员借钱给一个富翁的儿子！此事我考虑再三，似乎不能这样下去，今天10个托斯通，明天5个米尔瑞斯，几年下来就是一笔吓人的款项。据我计算，已经大大超过了4千埃斯库多。几乎5个康托！我甚至怒气冲天了。

“这是你的过错！”我对他大声喊道：“要是你能让别人尊重你，要是你善于因势利导，那么早就说服了你父亲，让他相信不能这样下去了。这是我们所有人的耻辱。尤其是我的耻辱，因为我是你的朋友。岂有此理！”

安德雷·儒利亚诺吓得涨红了脸：

“啊，伙计，我没有一天不跟他争！……今天上午我们甚至吵了一场。他像往常一样大声咆哮：‘等我死了以后你还有时间把这一切都花光！现在，我还活着

的时候，多一分钱也休想！””

他低着头，望着大理石桌面，神态凄凉：

“他死了以后……可那老家伙什么时候才会死呢，谁也不会告诉我！”

我们都沉默不语。一时间，我，他，也许还有波乌帕队长，都希望安德雷·儒利亚诺回到家里时看到他父亲已经奄奄一息。但是，为了转移这霉气的思绪，开始改变话题，但马上又落入另一个更加痛苦的内容：

“是啊，”我望望波乌帕队长，咕哝着说，“现在，火灾根本无法跟过去的比了。”

我感到自己脸色变得苍白。

从发生那件事至今，近三十年过去了。一天下午，我教父家贮藏木柴的屋子着火了。当时，安托尼娅·达斯·多雷斯正在底层床上睡午觉，只穿着件睡衣。全家人谁也没有想到她，听到教堂的钟声响起来，全都跑到街上去了。志愿消防队员们放下手中的活计，回到家里，穿上制服，不慌不忙地戴上头盔，集合到一起。四个人把水泵从镇子高处拖下来，开始了战斗。

在我教父惊恐的目光下，消防队员们用斧头劈开窗户，把家具扔到街上。

我跑到那里的时候，正好奇科·比洛走出门来，两只胳膊抱着我的未婚妻，她被突然响起的玻璃和窗户

的爆裂声吓得失去了知觉。睡衣扯到了肚子以上。家具残骸中，那个闪闪发光的头盔下面，她赤裸的身子历历在目。

大家都凑过去就近观看。

我身体僵直，头脑中一片空白，像个稻草人似地张着双臂。直到今天，直到现在，直到此刻，我还觉得正在看着那些男人，那些女人，那些着迷地望着我倒霉的未婚妻安托尼娅·达斯·多雷斯的大腿、肚子和胸脯的小伙子们。

全镇的人都看到了，什么都看到了。

对那场火，谁也不再提了，因为只用六桶水就扑灭了。但对其它的事还在回忆，还在讲，尽管不是有意的。这我知道。

在所有人都看过安托尼娅赤裸的肚子之后，我还能和她结婚吗？想到差一点和她结婚，现在我还脸红呢。

当然，有时候我也因为没有跟她结婚而苦恼。想法一变再变，老顽固。我憎恨火灾，又像波乌帕队长一样喜爱火灾。只有安德雷·儒利亚诺感到厌烦。

“你们就不肯谈谈别的。”他不满地说，“总是谈同一件事。”

但是，因为听得太多了，有一天他也产生了兴趣。

像我一样，他提出了几个问题，几个惶惑不安的问题，接着便是长时间的沉默。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谈话了，波乌帕队长俨然一副教师爷的口气：

“火开始着起来的时候总是没有人看到。这是头一个要注意的问题。等到看见了，事情就已经严重了……”

例子随之而来：房子烧成灰烬，死了人，得了勋章。未婚妻的形象在眼前晃动，我的脸变得蜡黄。

一天下午，安德雷·儒利亚诺出人意料地举起他那正方形的大手，无论如何也要我们改改话题。我们非常奇怪。

“喂，伙计，”波乌帕恼羞成怒：“你已经喜欢听这类事了，可现在居然说出这种话来！”

安德雷·儒利亚诺瞪着焦急的眼睛，那圆墩墩的巨大身躯站了起来：

“什么，我喜欢听？”

他仿佛无处可以支撑，又一屁股蹲在椅子上。

我大吃一惊，赶紧问是怎么回事。安德雷·儒利亚诺脑袋耷拉在双下巴的肥肉上，仅仅回答说：

“没什么，没什么。”

他一连两天没有来，我们以为他病了。直到他又来了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没有病。“我到那边转了转

……”他说。于是又回到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刻谈论的话题上。

几天后的夜里，我被老教堂的钟声惊醒，飞快地穿上衣服。“着火了！”我说。我渴望得到那种苦涩的欢快，像每次发生火灾时那样跑到街上，逢人便问：“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着火了？”我们朝那边跑去，我跑在众人的前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知道是因为我总是还感到自己年轻、灵巧。我从迪雷依塔街抄近路，穿过广场，接着往下朝有火光的地方奔去。

原来是安德雷·儒利亚诺家着火了！

火苗从窗户和屋顶冒出来，巨大的红色火苗映在其它建筑物上，不停地晃动。房梁烧得噼啪作响；突然听见一声沉闷的响声，房子一侧的角上冒出一股火苗。

我在消防队员中寻找波乌帕队长。他在那边，在巨大的黄色头盔下显得更黑，更矮小。

“这火烧得像样子！”我朝着他喊了一声。

直到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的脸变了样，有气无力地吹着哨子，下达命令时结结巴巴并且总是躲避着火苗。我横穿过马路，免得看见那个吓得不停地颤抖、矮小而又苍老的身躯。

原来消防队长波乌帕居然怕火！

我来到马路另一边的人行道上，在一群人当中发现了奇科·比洛那张满是皱纹的脸。我们怀着同样的想法互相看了一眼。

“是的，先生。”他对我说，“波乌帕队长怕火……他好可怜，已经干不了这种事了。”

他拄着拐杖往前走了几步，因为患有风湿病，并且年事已高，离开拐杖就无法走路。他高高地抬起头望着火苗咕咕啾啾地说：

“啊，要是我那个时候，早就扑灭了……”

他那个时候！我走开了，安托尼娅·达斯·多雷斯的影象在我泪水汪汪的眼前晃动。突然，我看见了安德雷·儒利亚诺，发现他脸色煞白。我头脑中冒出了一个想法，便把手搭在他肩上：

“算了吧。有些火灾能让一个人永远不幸，另一些则能拯救一个人。”

他连听也不听我的话，肥胖的脖子上的下巴不停地颤抖，一双焦急的眼睛死死盯着正在燃烧的房子。我退缩了。这时，波乌帕队长从我前面走过去，用严厉的目光望着那张惊恐的脸，不慌不忙地喊道：

“安德雷·儒利亚诺先生！……”

房子的四面都冒起火来，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所以吓得魂不附体，大声呼叫：

“安德雷！……”

安德雷·儒利亚诺蜷缩着身子，用两只肥胖的大手捂着脸。我转过身去说：

“波乌帕队长，去救老人的命吧！快！去吧，我知道，只要你愿意，就一定能救活他。”

波乌帕队长死死盯着我，他已经明白我指的是那些年里他讲过的种种英雄业绩。他脸上的表情让我觉得可怜。我看见他向后转，穿过马路，消失在房子门口的浓烟之中。

“挺住，安德雷！……”

传来水柱浇到火上的刺耳的声音。台阶上，消防队员们在尽力扑救；另一些人在里边。窗户后面时而闪过几个人影。这样的火灾我从来没有见过。

一群人聚集到这里；三个消防队员把一张窄窄的旧铁床抬出门外。可以看到，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的是安德雷·儒利亚诺的父亲，躯体已经烧焦，衣服几乎全烧光了。

我好不容易地凑过去。

老人的手腕和腿都绑在铁床上，其状惨不忍睹。我弓着身子，正准备离开那里，另外两个消防队员来了，他们抬来了已经断了气的波乌帕队长，人们看到，他一只手的手指紧紧攥着床上少了的几截绳子。

□ 康乃馨译丛

我像喝醉了一样，在那天晚上余下的时间里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一直没有停下来。

今天，这一切给我留下的印象已经淡漠，只是我不敢再看任何火灾，不论多么想去看。

没有关系，不论何地，我都能看到自己的不幸。

我坐在任何地方——家里或者这咖啡馆里——，喝一杯咖啡，卷一支烟。然后两只手马上开始握住使劲捏，捏得骨节发出响声。安托尼娅·达斯·多雷斯来了，白色睡衣难以遮住她年轻女人充满活力的微黑的身体。一连几个小时，她都留在我满是泪水的眼前。

最近以来，抱着她的不再是奇科·比洛，而是波乌帕队长了。他旁边是我童年时的朋友安德雷·儒利亚诺。

这就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一切。

火

与

灰



值得回忆的半个面包

旷野从四面八方跑来，围住这孤零零的破屋。远处，山丘和圣栎树突兀冒出，在灰色的背景上形成黑色的剪影。狂风在平地上怒号，搅动着灌木丛和树林，呻吟着冲向屋顶，冲向已经散了架的木屋檐。

儒利娅和阿曼达·卡鲁斯卡坐在破屋里边的凳子上望着地面。浓浓的阴影把墙壁和角落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圆形，只有石头砌成的炉灶直立在那里有些显眼。

儒利娅慢慢转过脸去，微弱

而又沙哑的声音透出深深的沮丧：

“用剩下的面包做个汤，好吗？”

“行。”老太太回答说，“我们还有几瓣蒜呢。”

儒利娅站起身，打开松木桌子的抽屉，取出又黑又扁的半个面包，开始往锅里切。老太太走到柜橱那边，拿来一头蒜剩下的几瓣放在桌子上。她稍稍有些驼背，用那双虽然不大但炯炯有神的眼睛贪婪地看着面包一片片从刀刃上掉下来。

刚刚把半个面包切完，儒利娅就把锅挪走，开始用刀背把蒜碾碎。她那微黑的长脸露出了一丝希望的甜蜜：

“要是伊纳西奥打死一只兔子该多好！……”但是，她突然把头一抬，“是本托咳嗽吗？”

“不是，是大风吹在屋顶上发出的声音。”

“还好……”儒利娅小声说，“有只兔子，那该多好……煮一煮。至少我们今天就能填饱肚子。”

外边，一阵狂风从山那边呼啸而来，在破屋周围长时间呻吟。两个女人满心不高兴地从门口往远处望望。风挣脱浓密的圣栎树林，山丘上的岩蔷薇摇摇摆摆，好像山丘本身在晃动。

儒利娅坐下来，把刀放在锅里的碎面包上，用手掌托着下巴，两个凸起而又无神的眼睛斜视着什么，显

出对身边的一切都漠然置之的态度，似乎只关注着远方目力所不及的东西。

“妈妈，莫非要打雷吗？”

“我看不会。这种云彩只下雨。”

阿曼达蹲在火炉边，把一把岩蔷薇放到木柴上，划根火柴点着了。不论她多么使劲躲，带树脂味的浓烟总是围着她的脑袋，呛得她眼泪直流，于是拿过一把扇子摇起来，发出节奏很快的声音。

“这个鬼地方……” 儒利娅叹口气，“我好像中了邪一样，浑身无力。我也不知道……可是，这些天我感到一阵阵糊涂，好像要突然发生什么灾难一样。”

“胡说！……你这个多事的女人。”

老人早已坐在凳子上，一边继续挥动扇子，一边用头巾角擦眼睛。消瘦的面颊和尖尖的鼻子上绷得紧紧的肉皮被火映红了：

“你这个女人，永远不肯忘记赞布雅尔。”

“妈妈，怎能让我忘得了呢？”

阿曼达·卡鲁斯卡望望炉火，突然难过地说：

“糟糕的是我已经无处可去了……身上疼，连想挪动一下也不能。”

儒利娅立刻转过脸来：

“你只想自己！只要我说觉得难受，老太太你总是

□ 康乃馨译丛

比我病得更重！”她神经质地拿起水壶，到放水罐的台子边，灌满水，回来放到三脚炉架上，“你总是想找出身上疼的地方！……”

阿曼达·卡鲁斯卡陷入沉思默想。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之后，她把脑袋缩到两个尖尖的肩膀之间：

“我哪里知道呢……就是那么疼。”两只干瘦的手在胸前和身体两侧摸索着，“我也弄不清究竟在什么地方……”

“哼，又来了！……”

儒利娅半蹲着把小木块拣出来，放进炉火里。但风的呻吟声又从屋顶的窟窿里钻进来。她放下木块，站起身：

“老太太，这是老朽病！”

阿曼达那双小眼睛闪出明亮的光：

“你错了，我不像你说的那么老朽。老朽病是另一回事。”

她拿起扇子，摆出一副机灵的样子扇起来，尖声说：

“你看看！你应当知道，我了解我自己，我干了一辈子活。老朽病……并且，有了孙子以后我还下地收割呢！”

现在儒利娅镇静下来了。两个女人带火气的话稍

稍打破了一点破屋里冰凉的寂寞。风还在吹，但更弱了，烟囱里发出沉闷的声音。

“收割庄稼！……在我那个时代还是只由男人干的活。可这生活变化太大了……”

她用手梳理了一下破头巾下那肮脏的白发。“生活从来没有好过，从来没有。”老人说得很慢，像在自言自语：

“可是，要过圣诞节的时候，庄园主们就给几块肥肉。过新年时，人们到那些庄园唱新年歌，能得到香肠、腊肠和几块里脊肉。在一年当中，总会给几滴橄榄油和几小口袋面粉。现在什么都得买……在农场主当中，有哪一个肯给一片哪怕是二指厚的肥肉呢？”

阿曼达无可奈何地耷拉着脸，望着炉子里的火轻轻重复说：

“肥肉……”

猫跳进屋子里，不声不响地来到火炉边，把身体的两边都烤一烤，姿势优美地把背一弓，把爪子往前一伸，张开嘴打个哈欠，它映在墙上的巨大影子跟着颤动起来。

“该死的猫总是吃得饱饱的……”老太太突然挪动一下，喊道。

“当然啦。”儒利娅说，“它整天在那边河沟里捉老

鼠。”

但阿曼达转过脸去看着炉火说：

“我那时多爱吃肥肉啊……要是有这么厚，和豆一起做，一餐又一餐叉地吃。可惜我从来没有吃够过。”

“我也很爱吃肥肉。”儒利娅坐下来，望着地面，嘟嘟囔囔地说，“可是，爱吃煎的，片要薄。我常常想起在赞布雅尔……冬天的早晨，我开始吃面包夹肥肉片，吃啊，吃啊，庄园主太太看着我，说：‘喂，姑娘，你小心撑破肚皮！’，她和我是朋友……”

火苗的影子在老人脸上跳动，老人的眼睛闪闪发光：

“喂，儒利娅，动物油煎里脊片怎么样？”

“在赞布雅尔，”儒利娅接着说，“吃的东西丰富得很，给主人们吃的东西我样样都吃。在女佣当中，主人们只准许我一个人这样做。”

女人们声音放慢了，并且充满了深深的温情。

“我吃肉从来没有吃厌过。”阿曼达·卡鲁斯卡回忆说，“猪肉，那就不用说了。我是多么喜欢肥油顺着下巴往下流的感觉啊！……”

儒利娅微微低着头，却在看那把刀。在相互不一致的脸和眼睛里，都凝固着正在回忆往事的人那种惬意的表情。她的嘴唇一撇，渐渐地显出一副丧气的样

子，随后抬起头来：

“离开赞布雅尔的时候我很难过……”

她正要说点什么，但看到了锅里那几块可怜的黑面包。半个面包，只有半个面包，一点也不多。她嘴唇动了动，但没有说出话来，只是眼睛死死盯着锅里，再没有吱声。

破屋里一片寂静，风又自由自在地刮起来，钻进房瓦中间，掀得它们互相碰撞，丁当作响；火炉的烟囱里发出骇人的沙沙声，压倒了三腿炉架上水壶里的水沸腾发出的像哭泣一样的吱吱声。

阿曼达·卡鲁斯卡的手指伸到汗衫衣襟里，在衣服和皮肤之间摸索，然后抽出来，大拇指和食指使劲捏了一阵，再打开，一只跳蚤在炉火中烧爆了。

吃饱喝足的猫又张开嘴打个哈欠。老太太悄悄举起夹子，但猫轻轻一跳，躲开了，围着火炉转一圈，到另一边躺下了。

“唉，老太太你这是干什么呀？”儒利娅突然火了，大声说，“它怎么惹你了？”

“没有惹我。可是，那又怎么样？我看见那该死的猫就生气。”

阿曼达把夹子丢到石头火炉上，又接着刚才的话茬说起来：

□ 康乃馨译丛

“是啊，真是那样……变化太大了。从前那类庄园主都没有了。今天这些人什么也不肯给，他们住在镇上，城里有房子，走一步路也需要汽车，想方设法举行聚会，没有他们不去的电影院和剧场。这样讲排场需要钱，要许许多多钱，永远不够。所以他们让管家动不动就打人，连口气也不让喘。现在，无论干什么他们都绷着脸，手里拿着钟表。他们甚至还发明了灌木后面惩罚农工的法律！”

阿曼达·卡鲁斯卡转过脸望着炉火，过了一会儿又看看女儿：

“有一点肯定对：老朽的人就该吃坏饭食，就该受很多累。你丈夫说得对，他说我还不值我喝的汤钱呢。真是这样。”

“我的天，是谁对你这么胡说八道的？”

“谁也没有。”

“那么，你怎么知道？”

“那还用说！我估计是这样。”

儒利娅两只手张开，抚摸着裙子，气呼呼地摇着头：

“你整天胡思乱想，只想让我生气！你以为我过的这地狱一样的生活还不够糟糕吗？嗯？”

阿曼达·卡鲁斯卡挺直上身，把下巴下边打了结

的头巾的角儿往前摆了摆，微微颤动一下：

“哎呀，你这个女人！就算他这么说过，也用不着大惊小怪嘛！该做的我全都做了，我没有什么过错。好了。开始的时候我养猪，现在又给你看孩子。”

“这算怎么回事！……我只说了句你老了，你就唠叨个没完没了……老太太，你这脾气太古怪了！”

远处传来一声枪响，经过破屋，在一条条河谷里长时间震荡。两个女人同时站起身来，急切地对视着，直到那声音被风吹走。

“莫非他打死兔子了？……”

“当然打死了！”阿曼达·卡鲁斯卡摩拳擦掌，两眼闪着兴奋的光芒，“你丈夫从来没有打不中的时候！”

儒利娅端起装着碎面包的锅：

“但愿上帝听到你的话！……好吧，现在妈妈你去找本托吧，看看能不能把他叫回来，天很冷了。”

两个女人在半明不暗的屋里站起来，动作很快但轻手轻脚。阿曼达把扇子挂在钉子上，走到门口，尖声喊：

“本托，回来！”

她一只手拉着头巾一边，头巾那黑黑的一角像翅膀一样在她背上飘动；另一只手放在嘴边：

“本托，你听见了吗？”

岩蔷薇上面，一个黄色头发的脑袋正在有节奏地来回晃动。

阿曼达出了门，来到场院。风撩起她的裙子，顺着两条腿往上钻。她打个寒战，前臂紧紧贴在腰部，沿着几乎完全被土覆盖的石头山包小心翼翼朝前走去。

“本托，回家吧。”

对她喊叫的回答是一阵哼哼声，这声音随着本托身体有趣地来回晃动而变化。

“回家啦。”

哼哼声随着晃动的节奏越来越慢而沉寂下来。本托歪着脑袋把外祖母从头到脚慢慢打量一番，最后伸着下巴不动了，青紫的眼皮睁得大大的，仿佛有一层雾遮住了他的视线。他歪着脑袋，双臂半举，好像发现有敌人靠近的野兽那样，既惊恐又警惕。

阿曼达战战兢兢地伸出手拍拍他的肩膀：

“本托，走吧。”

但她猛然把手缩了回来。外孙朝她撞过去，张嘴就咬她手腕上方。阿曼达疼得在石头山包上打了个滚，抽回了胳膊。

脱离了危险之后，她半蹲在地上，通过衣服上刚刚撕破的口子看看皮肤上的两道血印，望望四周泥泞的土地，匆匆忙忙弯下腰去拿一块石头，但石头太大，

嵌在土里，拿不动。老人的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外孙慢慢往前走，朝他膝盖踢了一脚。本托手脚并用，爬着冲过来。

阿曼达后退一步，想寻找合适的机会再踢他一脚。风吹得裙子鼓了起来，头巾的一角飘到脑袋顶上，像个巨大的黑色鸡冠。

突然，一阵恐惧涌上心头，她朝家里跑去，到了家门口附近又回过头来。本托那纤弱的躯体仍然是那个姿势：呲着牙，举起的胳膊弯成弓形，像个前爪腾空准备进攻的野兽。

阿曼达·卡鲁斯卡用手掌揉着疼痛的手腕迈进门槛，坐到凳子上，望着炉子里的火苗，伤心地说：

“你去叫他吧，他不想回来。”

“我？算了吧，等他爸爸回来再说。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有点怕他。”

“该死的女人，你什么都怕！”

阿曼达在温暖的火炉边呆了一会儿，提起了精神，又往火炉边挪了挪，烤起火来。她又开腿，把裙子拽到胫骨中间：

“喂，要是你愿意，我就拿根棍子去，你看我能不能把他带回家来。”

她几乎把脑袋完全伸到了围巾外边：

□ 康乃馨译丛

“你愿意吗？”

“老太太，孩子是条狗吗？”

阿曼达·卡鲁斯卡那张既带嘲弄又带气恼的脸缩回头巾里去了：

“但愿这样！总不能让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看看：他把我推倒在地，还咬了我。”

儒利娅憔悴的脸往前凑一凑，去看老人伸过去的胳膊：

“你让我怎么办？让我杀死孩子？再说，这也算不上什么伤，至多是划破了点儿皮。”

“好啊，至多算划破了点儿皮！”阿曼达举起手，接着两个手掌拍在膝盖上，大声喊道，“我被他推倒了，被他咬了，疼得没法子动弹了！”

儒利娅火了：

“走开，走开！”

老人站起来，快步朝门口走去。儒利娅跟过去，表情完全变了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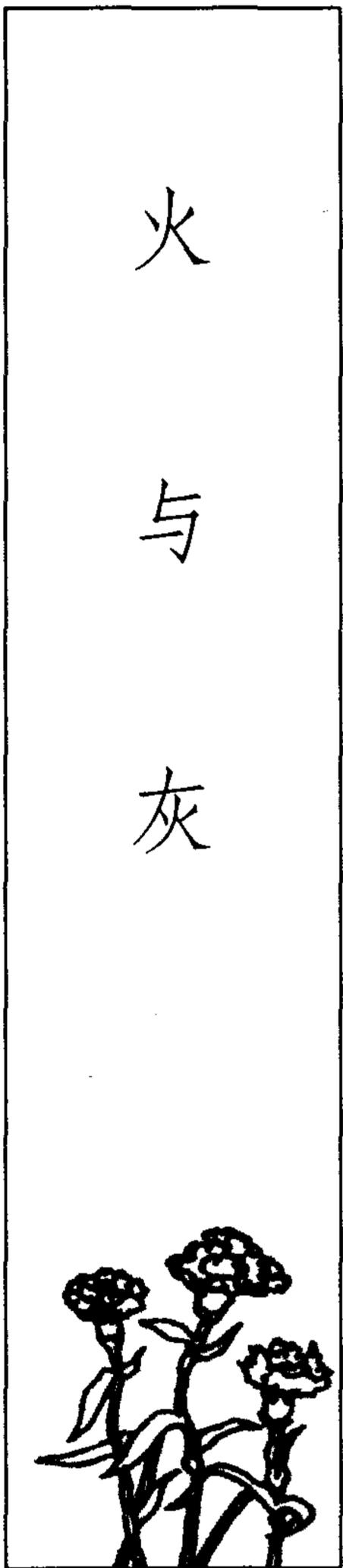
“你丈夫来了！……”阿曼达·卡鲁斯卡眯着眼睛说，“你看见他带着什么东西了吗？我看不清楚！……你看见了吗，看见兔子了吗？”

在这风雨欲来的下午，一个黑色的身影在远方山丘上面出现了，他手握着猎枪，但很快便消失在岩薈

薇之中了。

两个女人站在门槛上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就连破屋似乎也在分享她们的希望。破屋已经近乎坍塌，太阳和风雨剥下了它的石灰墙皮，并在墙上打开了一道道缝隙。屋顶上出现了不大的凹处，像两端指向天空的弦月。没有玻璃的窗户成了歪歪扭扭的黑洞，惊奇地望着平原上咄咄逼人的凄凉。

火
与
灰



圣诞之夜

三个士兵大呼小叫地冲了进来。坐在椅子上的姑娘猛地直起身子。刚才她几乎进入梦乡，闭着眼睛，头垂在孩子身上，孩子裹着一块破披肩，已经睡着了。煤油灯光越来越弱，任凭酒馆淹没在夜色之中。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进来了，跌跌撞撞地冲到柜台前头。

“拿好酒来！”

她睁开眼睛。柜台上三个脑袋在俯视着她，个个咧着嘴，瞪着醉醺醺的眼睛。她下意识地伸手拨拨灯芯，阴影朝各个角落退

了一些。受到惊吓的孩子大哭起来。她用带鱼尾纹的眼睛又看了一下士兵们的脸：

“瞧你们这副样子，让雷电劈死你们吧！”

“我们要喝酒，别的都是胡扯淡！”

她用手指揉揉困得火辣辣的眼睛，打个哈欠。现在几点钟了？

“三杯葡萄酒？”

“不。”个子最高的那个士兵说，“来一瓶，一公升的！”

儿子还在不停地哭。她站起身，把孩子放在一个木箱子里的羊皮褥子上，木箱两侧钉着两块半月形的木板。她推了一下，箱子摇动起来，孩子把两只小胳膊伸到头的两侧，不停地哭着。

姑娘直起那纤弱的上身时，感到浑身毛骨悚然：

醒来吧，马丽娅，醒来吧，
醒来吧，亲爱的马丽娅……

这是刚才离开了柜台的那两个士兵在唱歌，他们那粗糙的大手有节奏地拍得劈啪作响，脚使劲在酒馆那黑乎乎的地板上跺着。

“喂，不要闹啦，不然我就把你们轰到街上去。听

□ 康乃馨译丛

见了么？不要闹啦！”

其中那个跳舞的士兵停下来，摘下帽子，放到那又黑又黏的柜台上：

“马丽娅，别生气。”

“我说过，把你们轰出去。”姑娘又说了一句，但声音很低，“你们喝完就走吧，我要关门了。”

“别这样。你需要我们的钱，我们和别人一样付钱。”

这个士兵个子很小，过大的斗篷垂到脚面上，几乎看不到他的身体了。领子竖起来，围住了冻得又硬又红的耳朵。头剃得光光的，像面粉一样白，微黑的瘦脸上一双小眼眼露出不安的微笑：

“现在是节日的夜晚，你不要生气。我们溜跫到这里，喝酒，唱歌，活见鬼！……嘿，伙伴们，再来一次？”

士兵用手抓着柜台的边缘，身体离开一点，目光茫然，仿佛思绪飞到了遥远的地方。突然他缓缓唱起来：

那三个骑手是谁？

影子在海上徜徉……

“别这样了。”姑娘叫道：“你们已经喝醉了，我当初就不该让你们进来。喝完赶快走吧，已经说过了，我不想让你们在这里呆着！”

士兵的眼睛里又露出笑容：

“算了吧。不错，我们是有点醉了。可是，在这种日子喝酒，谁能不醉呢。”

他耸耸肩膀，光光的头几乎消失在大斗篷里了：

“还有，即便我们不想这样，一个士兵怎能以别的方式过节呢？”

孩子还在哭，马丽娅弯下腰，又推了一下木箱，接着站起来，把垂到眼前的头发拢到后边。弯曲而又干瘦的背更增加了她那无可奈何和疲惫不堪的神气。

“你们不要在这里唱了。喝酒、说话全都行，但不要这么大声喊叫；时间太晚了，不该唱歌了。”

个子最高的士兵弯下腰，朝柜台拍拍巴掌：

“酒！”他精神恍惚地大声喊叫，“别胡扯了，奇科·瓦里尼亚斯，现在轮到你了，你还假装不知道，可那是白费心机。沙尔内科，你说是不是轮到他了？”

沙尔内科一直沉默不语，脑袋缩到两肩中间，眼睛盯着哭个不停的孩子所在的木箱。这时他转过身，似乎从什么痛苦的思考中醒来，拉住高个子士兵的胳膊：

“我本该马上揍他一顿。”他说得很慢，但声音显

得紧张，“真的，本该把他一拳打翻在地。可是，路易斯·帕尔米托，你把我拉住了……你不该拉住我。以后你再也不要那样了。”

那边，奇科·瓦里尼亚斯抢白说：

“我假装不知道？我？路易斯·帕尔米托，你以为我留着钱干什么？”

他撩起斗篷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些钱，一张张数过后又一把甩在柜台上：

“一万二千二百！喂，马丽娅，听着，这些钱都用来买酒！不过，要是你想让它干别的事……好啦，你不要着急；我们有的是时间商量。来一瓶酒，一公升的。还有三个杯子。”

士兵们都在桌子旁边坐下来，桌子既破又脏，占了酒馆整整一边。马丽娅过来斟上酒，把酒瓶放在那里，又回到木箱旁边，低声唱着一首没有歌词的民歌，想让儿子安静下来。

帕尔米托把头往后一扬，一口就把酒杯喝干了。他颤抖一下，又斟上满满一杯。旁边，沙尔内科那张又宽又瘦的脸变得温和了一些，仿佛蒙上了一层烟雾。他茫然地望着什么地方：

“你不知道我对你干的那件事多么不高兴。路易斯·帕尔米托，你再也不要拉住我了。每个人都有做他

确实想做的事的自由。真的是这样。要是什么时候我想用棍子打人，你拦不住我，任何人都拦不住。”

他拿起酒杯，目光还是那样模糊不清：

“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包在破布里的孩子还在哭，声音很尖，看来是哭累了。姑娘有节奏地晃着木箱。

“马丽娅，你这儿子不肯安静下来。”瓦里尼亚斯咧着大嘴笑着说，“像一只没有戴草笼头的小山羊。姑娘，喂他奶吃吧！”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不过，你看不到。”马丽娅伏在儿子上边，看也不看瓦里尼亚斯一眼就回答说，“他也不想吃奶，肚子闹病了。我用许多办法治过，可就是治不好。看样子不得不带他去看医生了。他整天整夜地哭个不停，我没法子让他安静下来。可是，现在应当怪你们。他正安安静静地睡觉，你们却风风火火地闯进来，把他吵醒了。”

“什么肚子有病！是饿的。马丽娅，喂奶给他吃吧。要想让他安静，就把他抱出来喂。”

瓦里尼亚斯笑了，眼里闪着不肯安分守己的兴奋目光：

“好哇，那样的话连我也不会吭声了！”

外边传来几伙人唱着歌经过的声音。在这圣诞之

□ 康乃馨译丛

夜，唱的是圣子赞美诗，人们在小巷里唱、大街上唱、广场上唱，唱完以后就安静地等待施舍。天气很凉，远方的星星瑟瑟发抖。人们即使不看也能认出一伙伙士兵，只要听见他们的声音就知道了，他们唱的歌不同，忘记了圣子，唱的是怀念，怀念在远方的家乡过的另一种生活，怀念家里的亲人们。这时，一支歌带着哭声和怨叹不知从哪条街上传进酒馆，并且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整齐：

啊，贝雅，可怕的贝雅，
我遭不幸的地方……

士兵们仍然围着桌子坐着，但都沉默下来。路易斯·帕米尔托刚把酒杯举到嘴边，手停住了，落下来，放在黑黑的桌面上。

下午三点，
我在那里把兵当……

路易斯·帕尔米托站起身：

“伙伴们！……”

他看看其他两个士兵，但他们都低着头，只能看

到他们的帽子。他转过身：

“马丽娅！我到这里来笑，可这个时刻我的老母亲在哭，在山村那里哭！……”

沙尔内科胳膊肘支着下巴，身子伏在桌子上。粗粗的手指中间的空酒杯几乎不见了：

“我本来自由自在，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可现在呢？现在，在兵营里，谁都向我发号施令，士兵就像块破布一样。打从到贝雅以后我算个什么东西？什么也不是。帕米尔托，我与军队有什么关系呢？是我自己愿意来的么？不，先生，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这里来，从来没有想过这种生活。收割季节我当收割工，需要的时候也当挖土工。我能挣钱糊口。你们听见了吗？我能挣钱糊口！那时节，我赶着一对牛，犁出的地谁也无话可说。垄沟笔直，从这头到那头像一条线！我为两头牛唱歌，它们驯服得很，不声不响地走着，犁出沟来。真让人心里舒坦。”

孩子哭累了，睡着了。马丽娅把披肩往胸前拉一拉。外边，歌声太远，几乎听不见了：

贝雅，我遭不幸的地方！……

“可怜的老太太不愿意让我离开她。”帕尔米托又

开腔了，“但是，只能这样……”

他已经坐下来，望着酒瓶，并不在意另外两个人是不是在听他说话：

“只能这样。我们弟兄一共八个；泽·沙尔内科，告诉你，今天谁也没有和我母亲在一起。她总是对我说：‘你不能丢下我不管。你的弟兄们都不想理我。喂，你听着，要是你离开我，我就走，就杀死你们当中的一个。’听起来凶得像只猛兽一样，但那只不过是嘴上说说罢了。为了让我高兴，她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她太老了，真可怜，什么活也不能干了，谁也不愿意雇她干活了。而她又怕独自一个人生活会挨饿。要是没有人为她挣口饭吃，她到哪儿去找呢？”

瓦里尼亚斯站起身，喝干了杯子里的酒，两条腿已经不听使唤。他咬紧牙关，勉强拖着沉重的身体走到柜台前：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他伸出胳膊，抓住姑娘的肩膀：

“马丽娅，要是你愿意的话……我们走的时候，你把门虚掩上，嗯？然后我再返回来……喂！”

“放开我。”姑娘往后边躲了躲，看样子既困又乏，“你喝醉了。”

瓦里尼亚斯撩起斗篷下摆，但喝得太多了，两手

发麻，伸不到口袋里。

帕尔米托和沙尔内科仍然茫然地坐在那里，一会儿说话，一会儿沉默下来，过一会儿又谈起来，时而面带怒气地互相对视。不等他们自己完全明白过来，在底处沉睡的怒火冲上了表面。四只眼睛冒着凶光，随后又恢复原状：两个脑袋慢慢地从这个肩头晃到那个肩头，声音含糊不清。

“挣钱嘛，不论干什么活计，我总能挣一日三餐。在收割的时候，监工还让我领头呢。路易斯·帕尔米托，你在听我说吗？让我领头，带着其他人干。我割三畦，不着急不着慌地干，要是我愿意，就能让他们一个个汗流浹背。那时节我像头雄狮一样！……然后，只要有集市我就去；在集市上，谁也不敢惹我。路易斯·帕尔米托，当初我算得上一条好汉！”

瓦里尼亚斯终于把钱掏出来，放到手掌上：

“你看。这是给你的。嗯？把门虚掩着；随便在哪个拐角处我就离开他们，返回来。”

他呼吸急促，突然拉住她的手：

“马丽娅，你愿意吧？……”

姑娘猛地把胳膊抽回来：

“我一点也不愿意，放开我。”

“你为什么不愿意呢？我不是和别人一样吗？莫非

“我的钱跟别人的不一样？”

他又想去拉，姑娘猛地一躲，绊在木箱上，把儿子惊醒了。孩子痛苦地抬起瘦弱的手腕，睁开眼睛，又开始哭起来。小小的脸蜡黄蜡黄，头显得更大了，脸上满是一道道皱纹，像个小老头。

“弟兄八个，都离开她了……她一定是什么苦都受够了。为了让我高兴，她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呢，也几乎把挣的钱全都给她。你看，可怜的老人怎么过这个圣诞节……”

马丽娅躲过那个士兵的纠缠，走出柜台：

“今天算结束了。我要关门了。你们谁付钱？”

“马丽娅，我在这里笑，而我母亲在哭，在山村那边哭。”

瓦里尼亚斯从手掌上拿出几块钱：

“给你。要是想把剩下的也留下，你已经知道……”

“你本不该那样做。”沙尔内科坚持不懈，“在兵营里，所有人都向我发号施令。我已经不是人了，什么东西也不是了。你还阻挡我，活见鬼！”

帕尔米托拉住他的斗篷：

“可是你没有理由呀。”

“松开手！”

沙米内科向后退了一步，把凳子撞到墙上，帕尔米托倒在了掉在地上的酒瓶上。他马上站起来，扬起头。压抑在心中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两个人绷着脸对视着。

马丽娅想把他们打发走：

“我可不愿意让你们在这里闹事！”那微弱的声音变得尖利了，带着几分哀怨，“你们走吧，我要关门了！”

沙尔内科跑到街道中间：

“路易斯·帕尔米托，现在你来拉住我呀！你要还是条好汉就过来！”

马丽娅正往外推奇科·瓦里尼亚斯，他一面后退着往外走一面死皮赖脸地央求：

“你听我说，我还回来……”

木箱里的孩子突然没命似地哭起来，哭声尖利。外边，传来一阵向着夜空的合唱声，歌声越来越响。

“要是你愿意，我现在就把钱给你。”

姑娘好不容易才把门关上。歌声从莫拉门那边的胡同和街角传来，那是一首赞颂圣子的歌，但唱得如诉如泣：

圣子在雪地里，
啼哭，颤抖……

酒馆的门完全关上了，人们听到了铁门闩与木门磨擦的声音。奇科·瓦里尼亚斯感到愤愤不平，怒火中烧，慢慢转过身来，双拳紧握。

三个士兵来到黑暗之中，什么也看不见，一个个绷紧肌肉，上身前倾，谁也不再说话。过了一会儿，眼睛才慢慢适应了天上的星星流淌出的微弱光亮。在漫漫的夜色里，他们脸上表情冷酷，惊恐地相互对视着。

听到那喊声，奇科·瓦里尼亚斯后退了几步。路易斯·帕尔米托很快解下皮带，把皮带头紧紧缠在手腕上，往一侧迈了一步，皮带在空中飞舞，皮带扣打在沙尔内科的脸上，奇科·瓦里尼亚斯也解下了皮带。沙尔内科弓着身子冲过去。

现在他们都不言不语，冲上去在黑暗中一通拳打脚踢，个个都气喘吁吁。突然间瓦里尼亚斯直起身子，用手捂住肚子，孤零零地倒在碎石路上：

“唉呀，他们杀死我了！……”

两个士兵后退几步，一时间张着双臂，惊呆了。沙尔内科手中还紧紧握着小刀的刀柄。晕头胀脑的时刻过后，他们各自朝一个方向逃走了，带铁钉的皮靴的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远了。

莫拉门那边，歌声越来越近，听起来像压抑在喉

头的抽噎：

啊，我灵魂的圣子，
谁能救助你！……

火

与

灰



乡野之恋

埃利亚斯·卡鲁斯卡来到阿尔巴·格朗德山上的时候正是中午时分。宅院门窗紧闭，一片荒凉景象，只有庄园的老佣人马伊亚听到了马蹄声，来到酒库宽阔的大门中间。他跳下马，把缰绳搭在胳膊上走上前去，脚重重地踏在场院的土地上。在那个农夫面前，他显得越来越高。这时，他粗声粗气地问了一声：

“你主子呢？”

马伊亚仔细看了看他那张变了形的脸，胡子黑乎乎的，恐怕

几天没有刮了。

“都到镇上去了，昨天走的……”他慢腾腾地回答说，语气里透出焦虑，“不过主人安东尼奥大人会回来。”

“今天？”

“对，先生。”

埃利亚斯·卡鲁斯卡那凸出的大眼睛毫无目的地在地上随便瞟了瞟。

“出了什么事吗？”马伊亚老人又说。

大概因为没有得到回答，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拿出烟丝和卷烟纸，慢慢腾腾地卷起烟来。正准备打火点着黄色的火绳的时候，因太旧而变了形的帽子的大帽檐下那双眼睛眯起来：

“我想那边是他回来了。”

埃利亚斯·卡鲁斯卡转过身去。

在火辣辣的太阳烘烤的平原上，一位骑手正向山上走来。到了庄园那边孤零零的圣栎树下，他开始策马飞跑。出人意料的是，快到场院的时候突然马失前蹄，来了个嘴啃泥，骑手一下子摔到地上。

马伊亚老人正张开双臂准备迎接，这时朝前紧走了两步。埃利亚斯·卡鲁斯卡依然一动不动，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安东尼奥·德·阿尔巴·格朗德很快地站起来，那瘦骨嶙嶙的脸上闪过一种凶狠的表情。他猛地一拽缰绳，朝马身上踢了一脚，强迫它站起来。马把头一扬，伸伸脖子，摇摇头，向后退了退。阿尔巴·格朗德吹起悠扬的口哨，让它镇定下来。只见那马挣扎着站起来，站稳，腿的胫骨处试着蜷曲了几次。

“我哪里会想到有这等事！”他对走过去的马伊亚喊道，“把它给我牵走！”

他挺直身子，朝场院走去。此人个子很高，宽宽的肩膀，像埃利亚斯·卡鲁斯卡一样，穿一件合身的外套和高腰皮靴。刚才摔了一跤，情绪尚未镇定下来，黑黑的眼睛里还闪着愤怒的光芒。

“那畜生把我摔下来了，哼！”

但是，他仔细看了看埃利亚斯·卡鲁斯卡的那张脸，马上停下来，全神贯注地盯着他，仿佛突然与对手遭遇作出下意识的反应一样。

“有什么事……？”

埃利亚斯·卡鲁斯卡等马伊亚老人牵着马走后才回答说：

“我必须跟你谈谈。”他说，“来这里就是为了跟你谈的。”

两个男子汉面对着面，死死盯着对方。

“你听我说。”埃利亚斯·卡鲁斯卡一字一板地说道，“你在跟我妹妹恋爱，这所有人都知道了……可是你又整天和彼得罗萨那边农夫的女儿搅在一起，人们叫她札贝拉……”

阿尔巴·格朗德那粗粗的眉毛像两扇带枝杈的翅膀一样竖起来，显得咄咄逼人：

“这与你有什么关系？”

“暂时与我毫无关系……”埃利亚斯·卡鲁斯卡说，“不过，有人来告诉我，她今天要到我家把这一切说清楚……现在你好好听着：我不想闹出事来。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你必须跟我谈。我只想告诉你这一点。”

他迈了一步，看样子要离开了。

“稍等！”安东尼奥·德·阿尔巴·格朗德大喊一声，“你肯定不是为了像人们吓唬小孩子那样来这里吓唬我……”

埃利亚斯·卡鲁斯卡转过身来，头缩到两个凸出的肩膀之间，等着对方说下去。

“你清楚地知道，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不会不问候你，我不是那种人。”

“这我知道。”埃利亚斯·卡鲁斯卡回答说，“我年龄比你大，也明白这些事不能靠强加于人来解决。只

□ 康乃馨译丛

能由你解决。不过，一言为定。”

“好吧，现在你听我说说。”

阿尔巴·格朗德摊开胳膊向前走了几步：

“我是在一个月前开始跟你妹妹恋爱的；我认识札贝拉要早得多。我坦率地告诉你：我还不知道更喜欢哪一个。等我知道了，就要我喜欢的那一个。”

埃利亚斯·卡鲁斯卡颤抖了一下。他绷着嘴，过了一会儿才说出话来，但声音嘶哑：

“那么，安东尼奥·德·阿尔巴·格朗德，赶快选择吧，不然就太晚了。”

他翻身上马，向原野飞奔而去。

阿尔巴·格朗德扬着头，一动不动地站在场院边上，用挑战的目光望着他，微微翘起的嘴角上露出似有若无的笑容。

马伊亚老人站在半明半暗的大门里观察着这一切。

安东尼奥·德·阿尔巴·格朗德慢慢腾腾转过身去，走进马厩，瞧了一眼用一块浅色布裹起来的马腿，陷入焦虑的思考。

马伊亚想知道个究竟，脸上的皱纹更深了，急不可耐地问道：

“出了什么事……？”

阿尔巴·格朗德仿佛此刻才发现他在眼前，于是死死盯着老人，

“听我说。”他开口了，“马不能走路了？”

老人满心不悦地耸耸肩膀：

“现在？……它一步也走不动：没办法。”

“好吧，没有别的办法……去把母骡套在车上。马上去。”

“可是……”马伊亚插嘴说，“主人安东尼奥，到哪里去呢？”

“伙计，不要问，我让你怎么做就怎么做。”

他离开马厩，穿过场院。

接着，又走进宅院，来到卧室，从床头柜里拿出一把手枪，仔细察看一下枪膛，装进外套口袋里。

他返回来的时候，车已经套停当了。车后边，老马伊亚像所有行家里手一样，正在车辕一边捆上柳条筐和一个宽宽的棕榈口袋，这口袋一般是用来给母骡运干草的。安东尼奥·德·阿尔巴·格朗德上了四轮车，站在上边，拉拉缰绳，扬起鞭子就抽打牲口。四轮车颠簸着前进，后边留下一片尘土的烟雾。

半个小时以后，车在一个栓皮栎树林旁边的十字路口停住，札贝拉要去卡鲁斯卡山必定从这里经过。他把车赶到一棵巨大的栓皮栎那枝叶稀疏的树冠下面，

这样几匹骡子可以少受点烈日的烘烤。他自己则靠着一棵栓皮栎树干坐在地上，一直注视着通到栓皮栎树林的那条道路，点着一支烟，一动不动，毫无表情地等待着，他那固执的脾气没有表现出任何不耐烦，身体也没有一点儿疲劳的迹象。

那时候，在荒僻的原野上，没有一只鸟儿穿过在阳光下微微泛白而且稍稍颤抖的天空。然而，已恍恍惚惚地预感到下午的来临：静谧有所减弱，树干的影子在龟裂并且满是灰土的地上伸得更长了。母骡隔一会儿就摆动脑袋驱赶苍蝇，这时马铃便发出清脆的响声，猛地打破这深邃的沉寂。

突然，安东尼奥·德·阿尔巴·格朗德站起身来；札贝拉在远处出现了，正在栓皮栎中间走来。他到车后边藏起来——姑娘刚到十字路口，他就走出来拦住去路：

“你去哪儿？”

札贝拉死死盯着他。这姑娘还很年轻，虽然身材苗条，但臀部已经支撑起下摆宽而圆的裙子，交叉着的披肩勾画出她高耸的乳房，头上戴一顶男人的帽子，帽子下边有一条头巾包着那张红红的脸。又细又长的黑眼睛目光炯炯。

“这与你有什么关系？”

“札贝拉，这我知道。”

“好啊，既然你知道，就让我过去吧。”

“不，我不想让你过去。”

“你想错了，大错特错了！……”

札贝拉肥厚的嘴唇轻轻颤抖了一下。在任性的表情中透出一种不可动摇的决心。她深深吸一口气，挺一挺胸脯：

“一定要在今天。要么是她，要么是我。”

她往旁边一闪，接着往前冲。感到胳膊被抓住了又猛地挣扎，想以此脱身；帽子掉到地上。她的下颌伸到了肩上，眼里满含泪水，呜咽着说：

“你打死我也不行！”

这时候安东尼奥·德·阿尔巴·格朗德觉得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札贝拉无论如何也要去卡鲁斯卡山。怒火涌上脸庞，他的嘴角又微微翘起，露出似有若无的笑容。他把札贝拉举到空中，带着她跑到车旁，把手伸进绑在车辕的大筐里，取出一根绳子，把姑娘平放在地上，开始捆她的手脚。

“由我带你去。”他高声喊到，“让你知道，是我说了算！”

他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拧成一条细绳。

“我说了算！”她怒气冲冲地重复说，“由我解决我

生活中的事情！由我！”

他用力打开姑娘的嘴，把绳勒在她上下两排牙齿中间，然后拉紧，在脑后打了个结。札贝拉瞪得大大的眼睛里闪着惊恐与仇恨浑然一体的光芒。

安东尼奥·德·阿尔巴·格朗德打开大筐，把恋人塞到里面，又把帽子拣回来，扔到车子深处，用一条口袋盖好，然后就上路了。

卡鲁斯卡山到了，他在山谷旁边停下，跳下车，沿山坡向上走去。

两个佣人刚刚认出来者是他，便走到场院里。阿德里娅娜正站在两个门框中间等他。又矮又胖的母亲和埃利亚斯·卡鲁斯卡一起出现在走廊深处，母亲穿一身黑衣服。

“到我这儿来。”安东尼奥·德·阿尔巴·格朗德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阿德里娅娜迈下门槛，心神不定地斜眼望着阿尔巴·格朗德的脸，似乎在打量他的表情。她中等身材，蓝眼睛，一头波浪形的金发，面貌娇雅，皮肤非常白，小小的鼻子那薄薄的鼻翼像循着气味寻找什么的动物一样神经质地翕合。尽管她的一举一动都小心翼翼，但脚步依然轻盈、优雅。而她旁边的阿尔巴·格朗德则非常高大，动作坦然自若，每走一步，高腰皮靴的鞋

跟都重重踏在地上，马刺叮当作响。

母亲正从门口偷偷往外看，埃利亚斯·卡鲁斯卡出来了。场院上那两个佣人看着他，似乎在等待下命令。埃利亚斯·卡鲁斯卡摇摇头，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那两个人退到栓皮栎树荫下面，但仍然注意着那边的动静。

安东尼奥·德·阿尔巴·格朗德把阿德里娅娜带到一个车轮旁边，设法让她背对着绑着大筐的地方。

“我来这里是为了告诉你一件你已经知道的事。”他开口了，“遗憾的是此事不是由我头一个告诉你的。但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现在，你哥哥去找我谈，对那次谈话我一点也不喜欢。”

阿德里娅娜垂着眼睛，用软绵绵的语气低声说：

“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安东尼奥……”

“哪里话！你太明白了！”阿尔巴·格朗德伸出手托起她的下巴，“你抬起眼睛，正对着我看：我想让你完全明白我要说的话。”

他放开她的下巴，接着说：

“就这么件事：我还不知道是更喜欢札贝拉呢还是更喜欢你。这要由我自己选择，不允许任何人插手，”

“你竟敢拿我与那个……彼得罗萨山那个女人比较？……”

大筐动了一下，发出干草的窸窣声。阿德里娅娜狐疑地转过身去。

“你不要想侮辱你并不认识的那个女人。”阿尔巴·格朗德一字一顿地说，“她像你一样的纯洁。我对任何一个都没有承担义务：我是自由的，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阿德里娅娜盯着他，头稍稍低下一些，似乎在倾听，又好像被一个遥远的怀疑迷住了心窍。

“你到这里来只是为了羞辱我……”

“羞辱你？”阿尔巴·格朗德大吃一惊，“这种事我从来不曾想到过。我来这里只是让你从我嘴里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现在我要走了。”

阿德里娅娜好像不肯相信事情会如此简单，她沉着脸，还等待着他说点什么。这时她又听到干草的窸窣声，但被马铃清脆的叮当声淹没了。她转向四轮车看了看。有个人在大筐里艰难地蠕动；从外边能清楚地看出人体的一些凸起之处。在阿德里娅娜眼中，那个遥远的怀疑越来越明显，鼻翼翕动得更加紧张，她望了恋人一眼，目光中透出无声的急切询问。

阿尔巴·格朗德微微一笑，厚厚的嘴唇松弛开来。往常很严厉的脸突然一亮，充满了天真与坦率：

“你不要担心：那是我在路上抓到的一只山羊！已

经捆好了，不会伤害你，也不会伤害你家的人！
……”

整个大筐都摇动了一下，在沙沙的干草声中还能听见一个不连贯的嘶哑声音。阿德里娅娜把脸一沉，显出很恼火的样子，然后转过身就往山坡上爬，但脚步非常缓慢。

安东尼奥·德·阿尔巴·格朗德上了车，从来时走过的路返回。

他坐在车辕旁边，点上一支烟，两条腿耷拉到车外摇摇晃晃。已经离卡鲁斯卡很远了，突然传来一阵马蹄声。他头也不回，从外套里边口袋里掏出手枪，插到衬衫和腰带中间。

埃利亚斯·卡鲁斯卡靠近了四轮车，把嚼环一拉，跳下来以后还在马旁边跑了几步：

“你对我妹妹说了什么？”他高声叫道，“她在那里哭得好伤心，不论谁劝，她一句话也不肯说。”

安东尼奥·德·阿尔巴·格朗德轻轻一滑落到地上，从母骡后边绕过去，靠在车旁的护栏上，非常平静地回答说：

“这是我们之间的事。如果说她哭了，那无关紧要，那是情侣生气了……”

阿德里娅娜的哥哥猛地把手伸向裤子后边的口

袋。阿尔巴·格朗德稍稍把两只胳膊一扬，外套的两个下角分开了，露出手枪把柄：

“埃利亚斯·卡鲁斯卡，随你的便吧！”他齜着牙叫道，“我都愿意奉陪！”

两个躯体僵直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好长时间一声不响，两张脸都因为全神贯注而收缩起来。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似乎弥漫到这平原之外，仿佛只剩下惊恐的期待。最后，埃利亚斯·卡鲁斯卡的手离开了裤子后边的口袋。

“我知道你仗恃着什么！”他瞥了对方一眼，“我妹妹卷到这里边了，你明白吧？不过你要小心，可能有一天我忘掉这一切！”看到阿尔巴·格朗德不动声色，他惴惴不安地睁大了眼睛。“你可以走了。”他又说，“还等什么呢？”

“什么也不等。我想在这里就在这里。”

埃利亚斯·卡鲁斯卡摇摇头，在突然感到站不稳的两条腿上扭动一下身子，又以脚跟为轴转了一圈，跳上马去，紧攥着的拳头伸到马脖子上，用马刺狠狠刺它两下。看样子他是要急于尽快离开，否则就会不得不犯下什么罪行。

安东尼奥·德·阿尔巴·格朗德来到十字路口，站到车上，仔细朝四周了望了一番。

已经是后半晌。栓皮栎林里半明半暗，坚硬的树干节疤凸起，树枝指向空中。山坡上，黑色的巨石在阳光下闪闪烁烁；偶尔有几棵圣栎树，树冠倾斜，仿佛在侧耳倾听。一只鸟儿飞快地划破天空，发出长长的悲鸣，随后乡野的寂静又笼罩大地，并且显得更加凝重。

安东尼奥·德·阿尔巴·格朗德已经把恋人从大筐里取出来，现在解下她的“嚼环”，解开捆着她手脚的绳子，自己稍稍往旁边一躲。

札贝拉昏头昏脑，摇摇晃晃，不知身在何处。痛苦压得她胸口憋闷，真想大哭一场。胳膊和腿都疼得厉害，两眼泪水汪汪，一丝血水顺着嘴角流下来。她衣服和头发上满是干草屑，糊里糊涂地走了几步，攥起无力的拳头，朝阿尔巴·格朗德·格朗德身上一通乱打。

直打到精疲力尽，札贝拉才抓住他的腰带，把头伏在恋人那宽阔的胸脯上，放声大哭起来，间或发出一声抽泣。

男人把她搂在怀里。

“札贝拉，我觉得已经选择好了……”他低声说，“你，你至少属于我这种人：心里的一切都能从眼睛里看出来！”

□ 康乃馨译丛

她低下头，嘴唇往前伸一伸，安东尼奥·德·阿尔巴·格朗德也把嘴伸向姑娘。

火

与

灰



相 片

一天上午，我父亲出乎意料地命令我：

“告诉你母亲，让她给你穿上新外套去照相。”

我好生奇怪：

“可今天不是我的生日呀……”

“不是你的生日。但贝雅那边需要你的两张相片，用来确定你的身份。”

“确定身份？”

“对，就是知道你是你，不是别人。”

“我不明白。”我狐疑不解地

□ 康乃馨译丛

说，“他们怎么会想到有别人冒名顶替呢？”

话越说越不投机，最后我父亲火了，大声说：

“小伙子，照我说的去做！”

我照办了。每当父亲叫我“小伙子”的时候我就再也不顶撞。这已经是一条规矩，是我挨了几次耳光之后在我们之间的关系中确立的规矩。我遵照规矩去了，母亲马上给我穿上那身白色的衣服。

不一会儿，我便前往罗德里格先生家。经过广场的时候，引起我的朋友们一阵大哗。因为我穿是的“妈妈式”服装，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常用语，它不仅指外套，而且还指某些胆小怕事、腼腆忸怩的男孩子，那些人几乎总是这种打扮，所以我们认为他们不会玩，都是些不中用的家伙。“妈妈式”服装的最大特点是熨过的领子向外翻开，盖住肩膀。我一直被认为是个正经小伙子，备受尊敬，而现在却跟父亲一起，穿着件带大领子的衣服招摇过市。

我不敢抬起头来看任何人一眼。

多少年过去了，今天我仍然感到害羞，倒不是因为那领子，而是因为留在相片上的那张惊恐的脸。

事情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我们没有什么好抱怨的。那张难看的相片就在我中学学生手册的第一页上。我们总是喜欢把学生手册向熟人展示一番，但我却不

能这样做。我不愿意让人们看到我那张脸。尤其是有一次不巧被我所爱的姑娘德莉尼娅偶尔翻出来之后更是如此。

“当初你是这个样子！……”她大吃一惊，喊道。

我给人们留下的这个印象并不符合事实。这一切的过错在于我长得太快了，在于去贝雅参加考试，在于照相师罗德里格先生当时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是这么回事，没有其他原因。我的相片上那惊恐的表情是因为在拍摄的那一瞬间发生了一件像地震似的什么事，使我觉得地球上的一切都要变样了。

确实，一切都变了样；自从我进入中学，世界不再是原来的世界，变得更大，更具有乡间气息了。由于现在不能重新再过童年的甜蜜时光，看到脱离童年时的忧伤表情自然就心烦意乱了。只要看一看那张相片就能知道，不再作孩子多么令人伤心。

这样，我到贝雅去参加考试。考过之后，人们都觉得我考得好。女教师说：

“只有两处错误。不过这没关系……”

一直陪伴我的父亲认为，我本该全都答对。他把问题重复了一遍。我回答对了。

“你看，怎么样，你本来就懂吧？嗯……我觉得不会因为这点考不上……”

于是人们全都以为我考得好。但是，直到等了漫长的一刻钟公布了结果之后，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女教师吻了我，大声说：

“我不是说过了嘛！当然考得很好！你只有一个缺点：说话太多，嘴一直不停。你看，那些说话多的人……不过，你总算可以升入中学了。”

我父亲用手指梳理着头发，表情严肃，脸色苍白。这时候我才发现他是多么高兴，恨不得大哭一场。突然，他举起手说：

“我去拍一封电报！”

说完就朝邮电所跑去。

我面对着一张张盈盈笑脸，以前那些困难而又让人丧气的日子都失去了意义。那些语法规则、问题、河流、铁路和重要历史人物统统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那些战争，我曾一个个地背诵过日期和主要人物的战争，完全从我头脑中溜走了。我感到自己纯洁、幸福，重新成了孩子。生活是美好的，我眼前展现了一条条康庄大道：我要重新成为镇上的小“国王”了。

万万没有想到，仅几个月以后我便伤心难过、愁眉苦脸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离开贝雅。沿路从车窗望着一望无际的原野，我发现这世界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我

开始觉得，花了那么大力气背诵的地理课毕竟还有点真实可信之处。“也许地球真的是圆的，像书本上说的那么大。”我无可奈何地想。

我们到了家里，母亲哭了起来；祖母也有点动情。后来，尽管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家里所有的人还在说考试和贝雅的事，并且说得热火朝天，使我觉得去上中学一年级的学生不是我，而是我父亲、母亲和我祖母。我自己心里想的只是在广场上玩球和乱跑。

所以在那个上午父亲把我领到了罗德里格先生家里。当时几乎已是夏末。在此之前，我只在过生日的时候照相。我父亲在相片的背面写上日期，给祖母一张，给教父母一张，其余的他自己保存起来。有时候他把相片拿出来让来访的客人们看看。所有的相片上都是我，从在襁褓中的年龄到前一年穿可憎的熨过的领子的日子。其中没有一张不同，只是我照相时的脸有些变化。现在，我要去贝雅了，远离家庭；父亲已经对我讲地多次，说我的生活要经历一个大的转折，我已经是个小大人，行为举止必须不同以往：要有理智了。

有理智！走在路上的那个时刻我一直在重复这几个字。当然，我走路不如往常那样随便；带熨线的外套和箍着脖颈的硬领子使我走起路来很别扭，我不得

不保持躯干僵直，使身体与衣服的严肃性相符。

“爸爸……”我嘟嘟囔囔地说，“到了贝雅我必须总是这样走路吗？”

“当然必须这样！”

我还想问一问，除了这样走路之外，是不是必须总是穿那件外套。不过觉得问也是白费口舌。是啊，我不是要去上中学吗，不是要去照相以便让外人清楚地看到我是不是已经成了小大人吗，不是要远离我喜欢的一切，身在贝雅，充满理智了吗？

我满腹狐疑地走进了照相师的家。

实际上，罗德里格要拍摄的是结束我童年时代的相片，仿佛我的某一部分即将死亡，那张相片将是我在这一死亡时刻的面容。这一切，加之后来发生的事情，造成了让德莉尼娅大惊小怪的我那种表情。万幸的是有些事情可以补救，我相信已经把童年时代最后几天那倒霉的形象从我未婚妻的记忆中清除净尽了。

罗德里格先生接待我们的时候表情极不友善，他对任何人都是这副面孔。此人又高又瘦，唇须的尖向上翘起，金丝眼镜后面那双眼睛瞪得很大很大，已经苍老的脸上似乎总是带着对周围看到的一切的惊愕的愤恨，说起话来大声叫喊，并且尽量把那双又黑又圆的眼睛瞪得更大。

许多年以前，他背着一架照相机来到镇上，到婚礼、洗礼仪式和集市上照相。有一天，他时而围着照相机摆弄，时而钻到那块巨大的黑布下面，这一次为的是给庄园主尚库达一家照全身相。尚库达的女儿人称尚库迪尼娅，这个腼腆的姑娘爱上了照相师。两个人结了婚。正当罗德里格先生已经习惯于靠岳父的收益生活的时候，农场主和女儿几乎同时疯了。于是吝啬的岳母开始掌管一切。她使用的是铁的手腕！

从那时起，罗德里格先生的生活就成了地狱。父亲和女儿长时间地捣乱，打碎餐具、家具，在家里跑来跑去，把椅子推翻在地，直到精疲力尽之后才安静下来。这时候他们脸上出现一种介乎胆小怕事和天真无邪之间的表情，像两个刚刚玩了一会儿的可怜的孩子一样。可是，当罗德里格先生以为这一天余下的时间能安安静静度过时，他们又开始奔跑、乱闹起来。我多次看到庄园主尚库达蓄着长长的络腮胡子在窗前兴高采烈地唱起来：

喂，罗德里格

你跟谁一块儿睡觉？

随后女儿出现在阳台上，模仿着丈夫的声音把歌

儿唱完。当着罗德里格先生的面，他们笑得非常开心，甚至不像两个疯子。整个镇子也都觉得那首歌极为有趣。而这位罗德里格却整日里跟着妻子和岳父屁股后头跑，关窗户关门，累得死去活来。他没有脸见人，几乎不到街上去了。

岳母对这一切却无动于衷，照样接待承租人，给他们下达命令，把钱收藏得严严实实。

照相师只得没精打采地重操旧业，无可奈何地等待着。但是，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妻子和岳父一天天糟蹋他的日子，岳母身体似乎越来越健康，充满活力。这些事实不会不影响到罗德里格先生对世界的看法。

言归正传，请诸位注意，现在我坐在死刑椅上，面对着复杂的机器，机器的皮囊拉到最长，以便分毫不差地照出我的窘态。他正恼火地盼望妻子、岳父和岳母，尤其是岳母死亡，正是此人要不知不觉地拍下我童年时代死亡的相片。

我无处可躲，不声不响，做出顺乎这种场面的表情，就是根据父亲要求我在贝雅应有的严肃态度装出的嘴脸。熨过的硬衣领也很有利于这种姿态：僵硬挺直，一本正经，嘴上显出庄严，眼睛透着郑重。甚至连平日蓬乱的头发也经过精心的梳理。

所以说，我是个充满无穷痛苦的孩子，一动不动

地呆在那里，手足无措，看着即将杀死我的那个魔鬼般的圆眼睛。

罗德里格气急败坏地把我分析了一番。最糟糕的是，这位艺术家不容许任何乳臭未干的孩子损坏他的尊严。

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罗德里格先生走过来，使劲扭一扭我的脑袋，拉一拉我的下巴，往后推一推我的前额，然后退回去，粗声粗气地命令我：

“自然而然地微笑！”

我忍气吞声，别别扭扭地哭丧着脸，但罗德里格先生却高声叫道：

“完全正确！不要动！看我这儿！”

我痛苦地翻翻眼睛。

“一！……二！……三！”

此刻，我觉得这房子倒塌了：屋顶上的泥灰像白色的雨一样倾泻下来；一个巨大的声响震得墙壁东倒西歪——我在椅子上摇摇晃晃，好像要栽下去再也爬不起来。耳边传来杂乱的奔跑声，吼叫声，脚踩在地板上的咚咚声，疯狂的笑声。

“好了！”罗德里格先生神经质地咆哮一声，朝我走过来。

□ 康乃馨译丛

我跳下椅子，昏头昏脑地离开那里，甚至没有听见我父亲对“上帝的可怜虫们”的所做所为表示不介意——他这样称呼照相师的妻子和岳父。

在好长时间里我一直郁郁寡欢，六神无主。到了启程的时刻，我感到人们是要我离开我珍爱的一切。已经走出去很远，到了库麦亚达山顶，我还转过身望望镇里那些房舍，望望广场，望望环绕镇子的道路。我忍不住眼中的泪水，哭泣了很长时间，仿佛永远不再回来。

等我苏醒过来，已经身在贝雅，独处于那些人之间。教师们夸奖我有头脑，学习努力。父母高兴，我却不然，因为我忘不了儿时的朋友，他们在广场上该有多么自由和幸福！

火 与 灰



证 人

为了抄近路，躲过暴风雨，伊沃·莫拉策动枣红马往下走，钻进了满是石子的沟壑，这里直通又窄又长的莫而加迪约河谷。

浓密的栗子树冠下，阴森凄惨，时而有温暖的阵风吹过，树枝摇动，树叶沙沙作响。枣红马精神抖擞，飞奔向前，地上扬起的沙粒飞向两边。出了河谷，到了尚奥·达斯·多纳斯高地，豆大的雨点落下来，呼啸着打到干裂的土地上。

雨越下越大，四周白茫茫一片。倾盆大雨浇个不停，生性好

动的枣红马也停下来，浑身汗气腾腾。突然一道闪电划开阴暗的天空，枣红马猛地直立起来，前蹄腾空，后蹄着地，嘶鸣着打了个转。闪电过后，伊沃·莫拉眼前一片漆黑，觉得身体离开了马鞍，悬在了空中。等他从泥泞的地上爬起来，透过雨帘看见枣红马鬃毛竖起，在隆隆的雷声中惊恐地向远方奔去。他抓起帽子，在腿上拍打几下，摸了摸装在外套里的钱包，相信马一定会跑到镇上去，便开始快步朝前走。

很快就发现，他走在佐洛山的几个圆圆的山顶之间，这时有点犹豫不决了。不过，附近没有别的避雨之处，只得决定往山坡上爬。山岗高处出现了那座古旧的深色的房舍，并且看得越来越清晰了。

佐洛就站在门框中间。

这个矮个子老汉干瘪、罗圈腿，但稳稳地站在门坎上。那双像猛禽一样锐利的圆眼睛正死死盯着伊沃·莫拉，脸上表情冷漠。伊沃·莫拉走过去，要求避雨，佐洛答应了对方的请求，回到屋里。

一个老妇人蹲在大壁炉旁边，这时才转过脸来，但目光呆滞、模糊不清，头一动不动，似乎在倾听这边的一切动静。

“是莫拉，萨布加尔的管家。”佐洛告诉她说。

瞎女人仍然一动不动，只是头稍微低下一点。

伊沃·莫拉已经摘下帽子，身上的水还不停地往下流，他用手擦了擦湿漉漉的脸。

“伙计，”佐洛说，“去烤烤火吧！”

伊沃·莫拉不大自在地解开马甲的扣子，脱下外套。但是，把衣服挂到壁炉旁边以前先悄悄掏出钱包，装进裤子口袋里，然后才坐到唯一的一个凳子上，伸开腿，把手擦干，卷了一支烟。

“庄园主，你吸烟吗？”

“不，从来没有吸过。”

雷声在远处回响，雨还在屋顶喧闹。偶尔有巨大的闪电把屋里照得通明。佐洛一声不吭，似乎在等待对方作出解释。伊沃·莫拉显得若无其事，把手伸到火上烘烤：

“看样子暴风雨要过去了。”

佐洛那满是皱纹的脸依然毫无表情。两个男人间无声的争斗持续的时间不长。最后，伊沃·莫拉满心不情愿地开了口，结结巴巴讲起了迫使他来到这里的遭遇。

“这一切我都知道，”佐洛打断了他的话，“你的马惊了以前很久我就看见你了。你要到哪里去呢？”

“去萨布加尔。”

“去给农工们付工钱，对吧？”

“当初我还以为走莫尔加迪约河谷能躲开这场雨呢。”伊沃·莫拉接着说，“没想到是白费力气。”

“付工钱？”佐洛又问。

伊沃更仔细地看了看佐洛那张表情严厉的脸，打量了一下那双专注而又深邃的眼睛。

“对，付工钱。”他说，“今天是星期六。”

瞎老太太的声音出人意料从壁炉那边的角落里响起来：

“先生你是莫拉·德·卡涅斯特罗斯的儿子吗？”

两个人同时转过身去，似乎因为她的存在而大吃一惊。

“正是，女庄园主。”

火苗在老太太木然的脸上晃动，一个个字从她嘴里款款流出来：

“我认识他，跟他熟悉得很。当年他有大片庄园，很有钱，很受尊敬。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其实，我们也一样：一切都失去了。现在还有谁尊敬他呢？”

“他已经死了。”伊沃·莫拉说。

“他死了？”盲老太太感到奇怪，“那么，请允许我告诉你：对他来说这样反而更好。受穷不如死。要是先生你知道我们过的什么日子……”

“喂，女人！”佐洛大声说，“为什么又要抱怨呢？”

他那锐利的目光落到老太太身上，随后慢慢转而盯着伊沃·莫拉，摇摇头，拖着长声说起来，语气里稍稍露出内心的恼怒。

“先生知道吗？听到别人怨叹我就生气。我本人从不抱怨！可我的妻子和儿子整天价这样。”

他猛地站起身，走到门边，一动不动地站在门框之间，紧紧绷着的嘴松弛下来，半张着，露出一丝讥讽：

“这帮人呀！”

雨渐渐小了，雷声在远方回响。被遮住的下午的光亮又艰难地进入半明不暗的屋里。盲老太太仍然抬着头，非常大的白白的眼睛好像受了惊吓，一动也不动：

“难道还不许我诉诉苦？那可不行！我什么时候想说就得说。我活到尽头了，瞎了，日子艰难。我已经谁也不怕了，连你也不怕。先生，你听我说。我不满意的是，我们有两块地，但没有人肯借给我们一分钱。我们为什么不把一块典当出去，以便耕种另一块呢？我儿子只不过想这样做。可是，这世界上有谁能说服得了我丈夫呢？”

伊沃·莫拉把腿收回来，用手擦了擦还潮湿的脖子，感到对他来说那一切都很陌生、沉重。站在他后

边门坎上的佐洛早已转过身来。

“典当，典当！”他吼叫着朝壁炉走过去，“你忘记了，不正是因为典当我才失去了庄园吗？我宁愿让这两块地任凭灌木吃掉也不愿看到它们落到别人手里，绝不。眼下是我说了算。等我死了以后，你儿子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盲老太太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但没有任何人帮助她说话。

雨完全停了，只有屋檐上仍然往下掉的水滴打破这山上怀有敌意的寂静。伊沃·莫拉站起身，拿起外套：

“好，我要走了。”

佐洛那带着火气的脸一下子恢复了惯常的平静和自制：

“请原谅老太婆，她老糊涂了。”伊沃谢过让他避雨和烤火之后要告别的时候，佐洛用探询的目光看了对方一眼，问到：

“你带着武器吗？”

“你问我是不是带着武器？”伊沃·莫拉把头一扬，“我……”

“我已经知道你没有……”佐洛低声说，“等一等，我借给你一支枪。”

他走进卧室，拿着一支旧猎枪回来了：

“带去吧……没有铅弹，不过总可以吓跑挡住你路的人。”

“农场主，用不着。我从来不带枪。如果上帝愿意，我不会遇到什么事。”

“伙计，拿着吧。你带着鼓鼓的钱包上路，怎能不带件武器呢？你想想，一个月以前，科洛斯的一个牲口贩子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遭到了抢劫。”

“不错，是有这么回事。可是……好吧，也许你说得对。”他同意了，拿起枪，“后天我给你送回来。女主人，再见。”

老太太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她的头垂到胸前，好像睡着了。

伊沃·莫拉穿过大门，头也不回地下了山。

乌云滚滚，天上带绛紫色的微弱亮光滑向日落的方向；后面，空无一人的大平原上夜幕正在降临。他来到莫尔加迪约山谷的山坡上，远远望见一个人迎面走来，不管是谁吧，反正肩头上扛着一支枪，腰带上挂着一只兔子。伊沃·莫拉眯上眼睛，放轻了脚步。现在，迎着夕阳的余辉能清楚地看出那个人的黑影了，但直到走近了以后才认出来那是谁：

“喂，若泽·安东尼奥。”

“伊沃·莫拉，这时候你怎会在这里呢？”

“偶然到了这里。我从父亲家里来。打闪的时候我的马惊了，把我甩到地上，它跑回镇上去了。我要去萨布加尔支付工钱。”

佐洛的儿子那两道黑黑的竖眉立即皱起来，两只眼睛漫无目的地朝地上看一看，张着嘴，露出浓浓的唇须下面那白白的长牙齿。

“这么说这支枪是我父亲借给你的了。”他说，“我太熟悉它了。”

“是他借给我的。不过是为了吓唬吓唬人，没有铅弹。”

若泽·安东尼奥那游移不定的眼睛望了望附近的原野，看得非常专注，然后才停下来，长时间的望着远方，仿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产生了什么想法。他皱着眉，低着头，把手伸到子弹袋里：

“喂，你带上一颗铅弹吧，拿去。总会好一些。”

伊沃·莫拉伸着胳膊，手指捏着铅弹，一动不动地站了片刻。若泽·安东尼奥没有看对方，用近乎低声下气的语调说：

“把铅弹顶上膛吧……”

“哦？”伊沃·莫拉稍稍抬起眼睛，神情茫然地小声说，“好吧……我把子弹顶上膛。”

佐洛的儿子声音急切：

“你知道吗？你不应当来这里。下山的地方那两座小山之间有一条小路，直通河谷尽头，要近得多。可是，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再见。”

他迈开大步走了。

伊沃·莫拉还望了他一会儿，后来才一面警惕地左顾右盼，一面沿山坡慢慢往下走，钻进阴暗的树林。他避开在谷底盘旋的羊肠小道，总是靠近大树干，并保持一定距离。黑黑的栗子树矗立在那里，高高的树冠纹丝不动，撒下一片寂静。

伊沃·莫拉走了约摸十五分钟的时候，听到有踩在潮湿的土地上的轻轻脚步声，他立刻停下来。

不远的地方，从阴影中能看出，有个人正在沿山坡往下走，肘部抬起，两只胳膊呈钩子状，正在用枪瞄准。伊沃·莫拉往旁边一跳，靠在一根树干上。他想喊叫，但几乎没有发出声音：

“不要再靠近一步……”

人影还在前进。伊沃·莫拉扣动板机，子弹出膛的火光突然照亮了谷底。那人影张开双臂，枪掉到地上。只见他两腿弓着，头往后一仰，在这一刻只有两个脚尖着地，后来才仰面朝天地倒下了。

刺鼻的火药味呛得伊沃·莫拉很难受。那个人影

倒下时刻的形象仍然在他眼前浮现。他焦急地紧紧靠在树干上，直到耳边又响起一声喊叫。他觉得有什么人正朝这边跑过来，于是挺直身子，开始飞快地从这个树干跳到那个树干，晕头转向，弄不清危险会从哪边出现。

“伊沃·莫拉，是你呀？”

“对！”他气喘吁吁地回答说，“是我！”

若泽·安东尼奥从浓密阴暗的栗子树林中跑出来，走到倒下的那个人身边，蹲下，但没有摸他一下便马上站起身来，两只手捏在一起，捏得手指关节像木铃一样咯咯作响。

伊沃·莫拉慢慢走过去，这时才从倒在地上满是血污的脸上认出佐洛那双圆圆的眼睛。眼睛瞪得很大，人已经死了。他后退一步嘟哝着说：

“是你父亲！……”

若泽·安东尼奥还在捏着手指，目光漫无目的地从一棵树转到另一棵树，黑黑的脸上那又白又长的牙齿闪闪烁烁，像只猛兽一样。

他慢慢腾腾、一字一板地说：

“你现在只有一件事可做：到了镇上后通知警察。伊沃·莫拉，我来当你的证人。”

火

与

灰



阿尔巴朗庄园的 末代主人

梅迪纳这老头总是怒气冲天，太让人讨厌！他又矮又瘦，帽檐耷拉到鼻子上，用严厉的目光望着“今天的人们”，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他只有讽刺、挖苦和讥笑。例如，集市开始了，在科乌雷拉·多·费达尔戈支起了棚子；许多人从乡村赶来，镇上已不见一人。不知道谁走过去说：

“今年的集市太好了！”

问题就这样惹出来了；梅迪纳老人气势汹汹地冲上去：

“集市！嗯？先生你把这东西叫集市？”

谁敢顶撞他呢？梅迪纳火冒三丈，眼睛闪闪发光，开始讲述当年集市是什么样子，并且不厌其详。等到终于稍稍镇静下来以后才说：

“集市，嗯！这算什么集市？我那个时代才叫集市呢！”

如此等等——一切都变坏了，一切。尤其是人们。

“那时候的人才是人呢！……”老人满怀景仰和留恋地嘟哝着，“现在！现在人们都一文不值了！……”

为了斥责和辱骂活人，他常常提起已经死去的著名人物和已被时间磨灭的重大事件。这位老梅迪纳语言流畅、生动，有着非凡的记忆力，也许是奇特的想象力。充满深情的回忆使他描绘的一切都栩栩如生。实际上，在谈论往事的时候他好像真的返老还童了。

另外，他还是个难以打交道的人，往往粗暴地说出一些出人意料的想法；咄咄逼人，指手划脚；无论对任何人都怒气冲冲，恶言相向。不过，对他这种固执态度我倒能忍受，因为我喜欢听他在兴头上说话。这或许就是尽管我们年龄相差很大，他对我还有点看重的原因。

“你呀，小伙子，”有时他趾高气扬，像个保护人似的对我说，“无论从哪方面看，你只不过是脚下的孩子。”

我们常常在雷托尔塔咖啡馆见面。几天以前，我们两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那里消磨时间。喝完杯中的咖啡以后，我想方设法迫使他开口说话，但老人像置身于多少世纪以前一样，板着脸，无动于衷，不肯屈尊作答。天气很热，蝇子在寂静中飞来飞去，发出单调的嗡嗡声。我毫不介意，渐渐头脑昏沉，在这土里土气、吊儿郎当的生活中自然如此。

正在昏昏欲睡，我发现街道另一边的加油站旁刚刚停下一辆汽车。我那蒙眬的睡眼看见一个高个小伙子从车里出来，肩头搭着一件白色上衣。弗伊亚已经站在后挡泥板旁边，把油管插进油箱，正弓着身子聚精会神地看着油泵指示盘上数目字跳动。

这时候，梅迪纳老人站起来，兴致盎然地走到门口，这大出我意外。直到汽车朝广场开去，看不见了，他才转身回来，表情神秘地说：

“你知道吗？那个人是……孙子！”

我清醒过来，惊愕地伸出嘴唇：

“孙子？”

“对。阿尔巴朗大庄园主的孙子！”

梅迪纳老人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脸上带着怜悯的表情看着我：

“什么？你从来没有听说过帕尔马·德·阿尔巴

朗？”

面对我的沉默不语，他就今天年轻人的无知发表了一通难听的议论，接着说：

“莫非你连阿尔巴朗在哪里也不知道？那可是阿连特茹这一带最大的庄园之一！……小伙子，它位于卡斯特罗区。不过，这一点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要知道阿尔巴朗是谁。对，这一点极为重要。那种有血气的人已经不存在了。那是另一个时代了，活见鬼！”

这时候，他才开始讲述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山上有一大片用围墙圈来的土地，中间有个荒凉的院落，那里矗立着一座雄伟的粗线条建筑，那就是阿尔巴朗的住宅了。它像一座封建领主的城堡一样统治着大片平原，因为当时法律和警察都不能进入宅院——方圆多少莱瓜之内都受唯一一个人的意志支配：帕尔马·阿尔巴朗。那可是个了不起的男子汉……

“……我还见过他一回，当时我大概 15 岁左右。”梅迪纳老人眯着眼睛，低声说，“多棒的男子汉！……高个子，强有力的肩膀，脸上满是皱纹，样子极其凶猛；不论什么人，只要看上他一眼就永远不会忘记。痛痛快快地喝了一通酒之后，他那两只眼睛像火舌一样，让人胆战心惊。在这一带勇士辈出的地方，谁也没有胆量和他较量。无论到哪里，他俨然是一位国王！”

梅迪纳老人的眼睛越睁越大，显然是怒火中烧：

“今天，哪里还有这样的男子汉？你给我说说，哪里有？”

我无精打采地摇摇头：

“确实……”

“连影子都没有了！他为人不好，人们都这么说。也许是吧。可是，有他在，周围就没有贫穷。阿尔巴朗的所有农工都吃得饱饱的，穿的衣服和鞋也很好。你看看现在，庄园主们只顾赚利润，把土地和人全都吃了，一切都吃，不停地吃。阿尔巴朗的庄园主可不这样。他和农工们一起生活，每年的所有节日都在庄园庆祝。甚至在结婚以后也是这样，把妻子带到山上来，妻子是奥里克那边的，姓门多斯。不过她性情跟他大不相同，像条母狗一样软弱，逆来顺受。我来讲给你听。”

梅迪纳老人在讲述的过程中不时对今天的时代和人讽刺挖苦几句，最后终于把阿尔巴朗庄园主那凶猛的性格完整地摆在我面前。他现在讲一件事，一会儿又讲另一件，相互之间毫无联系，但这并没有减少我的注意力和兴趣。

“有一回，他到卡斯特罗集市上去，活像个领主和主人一样，在人海中大模大样地径直往前走。所有人

都往旁边躲，为他让开一条宽宽的通道。这时，卡斯特罗的一个穷汉子挡住了去路，他是个锄地的农工，长得很健壮，目光倒也真诚。‘给我让开！’庄园主喝道。那穷汉却一声不响地注视着他。阿尔巴朗刚要抡起缠在手腕上的河马皮鞭子，但已经来不及了；那人突然一棍把他打倒了。他头破血流，被抬回庄园，请来医生治疗。两个星期之后他恢复了健康，打发人把穷汉带来，不论是好说好商量还是靠强迫，一定要带来。精心挑选的四个短工上午出发了，下午就押送着穷农工走进庄园，此人离开家的时候已经和亲人们诀别，似乎此去必死无疑。阿尔巴朗庄园主刚一见他进来，便向众人说：‘他是个和我一样的汉子！’，并且让他坐到自己的桌子上，为他举行了一次盛大聚会。最后，把他领到马厩，里边一匹匹良种马正在尥蹶子，踢着隔板。他对穷汉说：‘你是走着来的，但要骑马回去：选一匹你最喜欢的马吧。’穷汉选了一匹。‘它是你的了。’庄园主说，‘再见。什么时候你遇到难处，就到阿尔巴朗来，肯定能在这里找到这位朋友。’”

“他就是这种人，一条汉子！”梅迪纳老人沉默片刻之后高声叹道，“当今这种事还有吗？”

他站起身，喘着粗气，开始怒气冲冲地从这边走到那边。我甚至担心对这个时代和现代的人们的仇恨

会摧毁老人对往事的热爱，使他忘记讲述到了什么地方，就在这时他伸着手指头径直冲我走过来：

“那汉子恋爱的时候为奥里克庄园门多斯家的女儿干得多么出色呀！你不会知道他为爱情所作的壮举！你听我说：姑娘的家里人恨他，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于是就把她送到住在贝雅的姑姑家，一路上由她的两个兄弟护送，这两个人都是铁塔似的男子汉。可是，阿尔巴朗深夜就赶到了那个城市，你注意听，在那里他独自一个人受雇来阻挡他的五六个心狠手毒的家伙搏斗。谁也打不过他，两个妻兄弟也抵挡不住。为了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一个女人！……——他曾经十次、二十次拿生命冒险。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姑娘忧心忡忡地打开窗帘，发现他已经站在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浑身是血，正得意洋洋地向她微笑！……”

梅迪纳老人抓住我的肩膀，摇晃着说：

“先生你在听我说吗？难道你的灵魂能理解这伟大的激情吗？”

他放开我，摇着头走开了。回来的时候显得无精打采：

“可是，爱情是什么呢？……爱情……是爱的人想象出来的东西，只此而已。是这样。他像所有的人一样，爱的是他理想化了的女人，而不是实际上的那个

女人。他爱的是一个梦想。想要女人是为了一劳永逸地结束他的孤独，结束他所过的疯狂生活，因为他从很小时便是个孤儿，没有任何人，感到孤单、不幸，而沉湎于酗酒和暴力的世界，他想有个妻子，有个家，享受温柔。可后来呢，把她抢来并且结了婚以后呢，幻想破灭了。那可怜的女人毫无用处，连儿子也没有给他生下一个。并且还是个懦弱的女人：整天躲在角落里哭泣，总是生病，受想念父母的折磨。他亲手结束这种日子有什么不好！于是他殴打妻子，自己痛哭，为被妻子毁掉的伟大爱情痛哭。”

梅迪纳老人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好像这一切事实都发生在他身上一样。他坐下来，用潮湿的眼睛长时间地望着我：

“我讲的这些你都听见了？”

“听见了。”

“理解了那个悲剧吗？”

“我想已经理解了，梅迪纳先生。”

他合上眼皮，眉毛向上一扬：

“今天这些年轻人呀！……既没有情感又没有灵魂。什么都没有……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我一听到这样的事便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脸往下滴。”

他耸耸肩膀，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不知道我是不是对你讲过，庄园主有许多情妇。”他又说起来，“其中有一个长得漂亮，身体健康，头脑清醒，充满青春活力，还给他生了个儿子。那么他会怎么办呢？把门多斯那个女人送到奥里克，放到她父母亲家里，对他们说：‘把你们的女儿还给你们，我现在有女人了！’可是，命运早已经把他和那种激情紧紧拴在一起。他无法脱身，最后开始和一帮坏人交往，与一些受法律通缉、由他庇护在阿尔巴朗生活的一些人鬼混。他本人也干了些不光彩的事，一些不大不小的坏事，后来就整日里沉湎于醉乡。深夜，他喝得酩酊大醉，开枪把所有人都赶到围墙以外，找到那女人，一面哭一面乞求她设法使他脱离那种生活。可怜的女人吓得魂飞胆散，蜷缩成一团，一句话也说不出。这时候，一阵怒火烧干了阿尔巴朗的眼泪。‘母狗！’他喊道，‘你把我当初爱着的那个女人弄到哪儿去了？……’，说着撕开她的衣服，把她拖到场院，套在水车上，用鞭子抽着她拉水车，女人一丝不挂，辫子散开了，头发蓬乱！……”

“可是，梅迪纳先生。”我哆哆嗦嗦地说，“只有野蛮人才……”

“住口！先生你理解不了！”老人拖着长声、愤愤不平地冲着我喊叫，“先生你不知道一个身边没有任何

人，四周都是荒无人烟的旷野的男子汉有什么感觉，他已经失去了实现梦想的希望，孤零零地生活在这个无边的世界上！你在听我说吗！你想想我对你讲过的一切，到阿尔巴朗去一趟，看看它周围的情况，然后就能稍稍理解一点了。”

我还要说点什么，但老人绷着脸死死盯着我：

“不要再打断我的话，听我说。有一天，从卡斯特罗来了一大队警察，他们强行冲入阿尔巴朗，举着枪带走了两名藏在那里的歹徒。庄园主正卧病在床，等他得知这一消息时，警察早已经走远了。但是，事已至此，无论怎么做也无法挽回了，他的领地——阿尔巴朗——已经寿终正寝，这里指的是当年的阿尔巴朗，现在那里已经与任何其他山头没有什么不同了。他来到场院，农工们看到他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吓得纷纷后退。他只是指着包铁皮的大门说：‘把它给我打开，让它日夜敞开着，永远这样。’说完他走进屋里，坐到巨大的桌子一头，不声不响地喝起酒来。凌晨时分，他走到卧室，揪着女人的头发拖了出来，让她一丝不挂地站在桌子上。他重新坐下，目光中透着不安，似乎努力回忆着什么早已忘记的往事。女人刚刚动一动，他使用河马皮鞭抽她的腿，抽她的脊背：‘老实点！’。女人头发垂到臀部，低声呻吟，像个挨了打的小狗一样

不停地颤抖，最后跌到地上，失去了知觉。这时河马皮鞭子又在她身上响起来：‘起来！给我站起来！’。但是，当发现女人已经听不到咆哮声的时候，阿尔巴朗的庄园主又双膝跪下，一边吻她的伤口一边说：‘原谅我吧。’”

梅迪纳沉醉地重复着：

“原谅我吧！……”

接着，他又慢慢腾腾地问我：

“现在你在猜想以后发生的事，对吧？”

“嗯……”我对这一连串事情的结局没有什么把握，结结巴巴地说，“我想最好是分居，也许离婚……”

“离婚？”

梅迪纳老人满脸轻蔑的神气，对我一通嘲笑：

“离婚？没那回事！他这位男子汉才不干那种事呢！这种人一旦请求原谅，不论向什么人请求，难道人们还不能很容易地看出要发生什么事吗？活见鬼？你听我说，剩下的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阿尔巴朗的庄园主再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一句话，像昏睡中一样，对一切都漫不经心。有一天晚上，他把酒窖里的酒瓶子全都放到桌子上，一直喝到再也喝不下去，这时拿起一根棍子，把所有瓶子打个粉碎，瓷砖地上满满一层

玻璃碴……你明白了吧，地上铺满玻璃碴，就是玻璃瓶的碎片，嗯？”

“我明白了，梅迪纳先生。”

“好。这时候阿尔巴朗庄园主把衣服脱去，爬上桌子，从那里往下跳，扑到地上！站起来时身体上嵌满了尖尖的酒瓶玻璃碴。然后又重新站上去往下跳，再站起来时全身鲜血淋漓，但还是接着跳。就这样一直跳，没有任何人去救，他疼得像野兽一样咆哮，直到鲜血流尽！”

“好一个怪人！……”我毛骨悚然，低声说。

但梅迪纳老人对我这句话听都不听，似乎置身于他刚刚讲过的场景之中。

“男人们变化多么大呀！……”他叹息着说，“我怎么会想到，刚才在那边加汽油的男人，就是把白色外衣搭在肩上的那个讲究吃穿的家伙，竟然是那么刚强的男子汉的孙子。”

火

与

灰



我们的同类

消防队员莱昂内尔·巴达纳斯刚刚穿好满是金黄色纽扣的制服，正站在镜子前面，以不同方式戴那顶巨大的、闪闪发光的黄色头盔。他转身向着这边看看，又转身向着那边看看，再改变一种戴法，但还是确定不了用哪一种更好。不过，事情并不急迫，他还要固执地戴下去，非把那顶不同寻常的帽子戴得与他脸上兴奋而庄重的表情相般配不可。

最后，脸上的肌肉已经隐隐作痛，他终于出了门，尽管心里还没有完全满意。

到了街上，他迈着体操运动员的步伐，向前挺着胸脯。由于脊椎弯曲得呈弓形，那瘦瘦的臀部显得特别突出。虽然如此，莱昂内尔·巴达纳斯还是神气活现地摆动着胳膊，那样子有点像一只半张着翅膀的公鸡，亮亮的鸡冠在阳光下闪闪烁烁。

在街角转弯的时候，突然产生一个念头，那一切顿时烟消云散了。他艰难地保持住平衡：一个干瘪的小个子男人穿一身皱皱巴巴的制服，头上顶着一个巨大的钟形罩。

消防队员泄了气，转身往回走，推开家门，慢慢举起手大声喊叫：

“我的奖章在哪里？”

从屋里出来一个女人，看样子她神情忧郁，提心吊胆：

“刚才我还在用沙子擦它……我忘了……”

“女人，去给我拿来！”

太让人恼火了！差一点就这样没有戴奖章走进公园！全镇的人都聚集在公园里，为街道花神举行盛大活动！现在，女人正往他的制服上缝挂奖章的小布条，他还在没完没了地训斥，不时重复一句：

“你看我会忘记吗，嗯？”

重新来到街上，他又迈起不协调的大步子，胸部

弯曲，臀部突出。挂在制服上的白色小奖章胡乱地晃动，在阳光下闪烁，好像兴高采烈地与头盔比美。

这枚奖章是去年冬天获得的。消防队员们在房屋构架前接受检阅，他们每个星期日都在这里进行演练。镇上的居民围着要人们参观了检阅仪式。志愿消防队队长讲了大约十分钟话之后显得非常激动，为莱昂内尔授勋，并且亲切地拥抱他。

接着，市政厅主席打开一张纸，戴上夹鼻眼镜，用一种生硬刺耳的奇特语调念起来。他颂扬了巴达纳斯，把他与人类最无私的英雄相比，也赞扬了整个消防队及其队长，还不厌其烦地谈论本镇四周的美丽景色，说到本区丰富的农产品，接着又把巴达纳斯夸奖一番，最后还以更加生硬、更加刺耳的语调说他要宣布一项重要新闻：不久，志愿消防队终于要有自己的自动消防车了！

尽管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意外的消息，但听众们还是一片欢腾。在热烈的掌声中，人们都把感动的目光投向莱昂内尔·巴达纳斯。戴黄色头盔的巴达纳斯像插在地上的标杆一样以立正姿势站在那里，垂着眼皮，谦逊地望着房屋构架的一根根柁梁。

虽然在讲话中对举行这个仪式的原因只字未提，在这里说一说或许未必完全不合时宜。当然，市政厅

主席演说的时候曾泛泛说到“拯救了我们的一个同类”，但有谁会想到，哪怕是在瞬间想到这些话指的是叫拉纳的那个老头子呢？没有任何人能想到。大家早已把他忘到脑后了。

导致莱昂内尔获得奖章、受到赞扬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一个寒冷的傍晚，不知道拉纳从什么地方到了本镇，停在一家商店门前，可怜巴巴地蜷缩着靠在墙上。脸上的骨头似乎徒劳无益地试图撑起那皱皱巴巴的黑皮肤。脸上其余的东西便是乱七八糟地遮住他的嘴和胸脯的毛发了，并且毛发的颜色也很难判断。胡须中间，骨头深处，闪着两只呆滞、木然的小眼睛。

“我们的一个同类”！他害怕人们像对待狗一样把他赶走，所以连商店的门都不敢进，只能更紧地蜷作一团。胡子几乎耷拉到膝盖上，仿佛这样一来变得更小，更不显眼，在平原上呼啸的北风就不再时时撩起他褴褛的衣衫，不再摧残他那冻得发紫的身体。

一有机会他便向正走近他的人抬起手，但人们摇摇头，不肯施舍。可是，拉纳只想得到一点小小的帮助，唯一的困难是说不出口。眼睛依然那样木然，只是脸上的皱纹更深了，这表明他的头脑正在作痛苦的努力。最后终于说出来了。先生您知道奇科·拉纳住在什么地方吗？那个人慢慢地指了指从广场延伸出去

的一条道路尽头的一个茅屋，那里已是本镇以外了。

乞丐的身子弯得像一张弓，拖拖拉拉往前走，一只手拄着根棍子，另一只按压着腹股沟以减轻疝气的疼痛。站在茅屋前头，随着他喊出的两个字，胡子被吹得动了一动：

“奇科！”

声音太弱，里面没有人听见。不一会儿，门上生了锈的合页吱扭吱扭响过，从里边走出一个女人。她把一个火炉搬到外面，放在地上，要借风把火点着。她看了看老人说：

“你到这里来要饭？”

她蹲在地上，摆弄着小块木柴，火硬是不肯着起来。

“到镇上去吧，大叔，到镇上去吧，那里有人施舍。可是，”她不再带指责的口气，加上一句：“今天你别指望了，只有星期六他们才肯施舍。”

但是，一个男人来到门口，他看了老人好长时间，一下子变了脸：

“你要干什么？”

女人感到奇怪，站起身来。乞丐仍然弯着腰，只是向前伸伸下巴，低三下四地对儿子笑了笑，北风掀动着他的胡须。

“你总是能找到我在哪里，嗯？”男人从门槛上走下来，大声喊叫，“你想干什么，说吧！”

老人后退一步。现在，他难以理解那声音为什么带着那么大的火气。奇科·拉纳来到他前面，摇摇头，仿佛为了不让在心中翻腾的愤怒说出口，但最后还是发泄出来了：

“想住，想吃，对吧？可这里不是旅店！你老了？这与我有什么相干？我们还找不来每天的饭食呢！”

他走到女人身边，把她推到茅屋里，又举着胳膊回来了：

“可我呢？你给过我什么？连个犄角尖也没有给过！在哪一点上你算我的父亲？你说呀！”

乞丐一步步往后退，手一直没有从两腿间抽出来，然后小心翼翼地沿小路往下走到大道上，才朝镇上走去。穿过大道的时候目光也总是那么呆滞。平原上的风还在刮，天越来越黑，老人渐渐消失在远方。

第二天他回来了，一家挨一家地敲门——由于不是星期六，人们都不肯施舍。中午时分，他靠着广场商店的墙，渐渐滑倒在地上。他调整一下姿势，整个身体蜷曲起来，胡须紧挨着膝盖。

由于饥饿而变得混浊的眼睛好像瞎了一样，一动不动，什么也看不见。整个身体也是如此，安静极了，

仿佛死神的宁静已经达到了他的心脏。

一个农民从拉纳身边经过，仔细看了他一眼，走进商店：

“你们知道外面那个人是谁吗？”

两个人走到门口，慢慢把穿着破衣烂衫的乞丐观察了一番。

“不知道。”其中一个人说，“不认识他。”

农民站在柜台边，背向大街：

“他是拉纳。”

他突然转过身来：

“拉纳，就是最后在萨尔加达庄园干活的几个人中的一个。”

“说得对。”商店老板靠在柜台上，“昨天我看见他到这里来过，但没有认出是他。可是，谁会想到那个能干活的拉纳……”

“是啊。”农民不自然地笑了笑，“他干了一辈子活，可现在要饭了。”

他低下头，帽檐遮住了脸：

“若泽师傅，给我添一杯。”

他直直身子，望着那两个人：

“你们想到过吗，等到我们不中用的时候……”

他不再说话。在寂静中，人们听见酒桶的龙头一

响，葡萄酒流进杯子里。

外边，乌云密布，离太阳下山以前很久天就黑了下来，刺骨的寒风扫过空无一人的广场。几个农民离开商店朝家里走去，只剩下拉纳仍然坐在墙边。

突然，他把手往前一伸，颤颤巍巍站了起来，把他仅有的财产丢在了地上：棍子和空空的口袋。他张开双臂，像醉汉一样东倒西歪，神态凄凉。他走近广场角上的一口井，但疼得迈不开脚，于是小心地揉一揉下坠到两腿间的小肠，靠在护栏上，腾出胳膊来一推，掉进了井里。

掉进水里的声音在广场上回响，人们跑了过去。

莱昂内尔·巴达纳斯头一个俯在护栏上。眼睛刚刚习惯了井中的黑暗，他就喊起来：

“这该死的老家伙，有运气！”

现在大家都看见了拉纳，他焦急地张着大嘴，好像要呕吐的样子。水淹没到他的肩头。这时候人们才明白了巴达纳斯那句话。原来老人掉在了占半个井的木架上，木架比水面稍低一些，是在夏天水位低的时候用来进行清洁工作的。

莱昂内尔·巴达纳斯下达一个又一个命令，指挥抢救。人们搬来梯子，放进井里，放在木架上，消防员正准备跳，突然出现了一个念头。这么冷的天，何

苦要泡湿呢？顺着这个思想想下去，他命令乞丐：

“无赖，上来！”

拉纳的脑袋消失在水中，一时间井口上的人们充满了希望。巴达纳斯又爬到梯子上，但很快又停下来。就在这个时候乞丐的头又露出来了，水从他的嘴里和头发上往下流。

“流氓，上来！”莱昂内尔·巴达纳斯喊道，“不然我就下去了！”

拉纳又振作了一下，重新沉入水中。他愿意死去。但是，到了水下以后，在最后时刻，却无法避免肌肉绷紧，而肌肉绷紧又迫使他身体伸直。他又呼吸到了生命的新鲜空气，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手伸到两腿间，捂住疝气疼痛之处。

巴达纳斯跑到商店里，拿着一根长棍回来，吓唬乞丐，让他上来。由于乞丐犹豫不决，他一棍子打在老人头上。

“混帐东西，上来，不然就打死你！”

一棍接一棍打下去。老人钻到水下边：受不了窒息的折磨；站起来：外边有棍子等着。他昏头胀脑，最后爬到梯子上，手仍然捂着腹股沟。

“流氓，我打死你！”消防队员举着棍子喊叫。

人们把他带到了市政厅。市政厅主席走过来，像

□ 康乃馨译丛

往常一样开始板着脸对巴达纳斯说话。乞丐眼里闪出一线希望：他们一定会惩罚那个不让他彻底安宁的坏蛋。但结果却完全相反。主席握着消防队员的手说：

“这样一来你要获得一枚奖章了，嗯？论功行赏嘛。你救了一个人。”

后来确实是这样。志愿消防队成立时间很短，所以绝不会放过证明它的作用的极好机会。消防队长本人已经开始记录这一事件的经过。莱昂内尔·巴达纳斯垂着眼睛，面带果断的人那种自然的谦逊表情。

这时候，有个人把拉纳拖起来夹在腋下，原来是个狱卒。乞丐滴着水，手捂着两个大腿之间，像个口袋似地被拖进监狱。

他没有参加在消防队员们星期日进行演练的房屋构架前面举办的仪式，也没有听说人们在演说中赞扬了“拯救我们一个同类”的壮举，因为在被抓两个星期以后就被赶出监狱，驱逐出本区。不过，在走之前他从远处久久地望着监狱的铁窗。

在里边的时候，人们还给他饭吃。

火

与

灰



好歹是个伴

安东尼奥·巴拉斯吉尼奥，即巴托拉，是个悠闲自在的人。他什么都不干，想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从屋里出来的时候还没有睡醒。

打开商店的门，接待每天早晨那半打顾客是妻子的事，干完以后才回去做家务活。她个子很高，表情古板，脸瘦得骨骼突出，动作不慌不忙，不难看出，这里的一切都是她说了算。

等她走进屋里，巴托拉才慢慢出来，那张圆脸因为正打吹欠而皱皱巴巴。这两个人差别太大

了！他矮胖，罗圈腿，个子几乎还不到她的肩膀，一顶大帽子甩到后脑勺，脖子上结条红围巾。现在他正慢慢走出来，不断在木箱间磕磕绊绊，最后才靠到门框上，在这里呆一会儿，晃动身子，同时两只手搓一搓脸，似乎要驱走残余的困意。两只眯缝着的眼睛稍稍睁大一点望一望田野，但看到那景色既单调又凄凉，马上又闭上了。

他转过身，在量具里灌满店里最好的葡萄酒，放到柜台上。旁边是个酒杯。拉过一个木箱，坐下，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起来，时不时从柜台上方朝黑黑的土地上吐一口痰。他坐在那里，两只粗粗的大手托着下巴，胳膊肘支在桌面上，用无神的目光望着什么地方。

偶尔有个小男孩走进商店：

“巴托拉大叔，5托斯通的咖啡。”

圆圆的大帽子不慌不忙地转过来：

“哦？……”

“5托斯通的咖啡！”

巴托拉的眼睛朝通到屋里的小门望了好久。不过，再等下去也没有用。啊，如果妻子不出来接待小男孩那是她不想来。因为商店发生的一切她在里面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如果事实真的如此而不是别的情况，巴托拉只得站起身，伸个懒腰，打个哈欠，磨磨蹭蹭走

到盛着锈迹斑斑的罐头盒的木箱前，靠眼力量好咖啡——眼睛充满厌烦地望着那一纸包咖啡。

他又斟满酒杯，懒洋洋地坐在木箱上。一直到酒猛地流下咽喉，他带着怒气吐了口痰，才觉得好像刚刚向什么人报了仇，雪了恨。

这些发火的时刻都是对妻子消极反抗中的些须小事。这场斗争源远流长。巴托拉的怒火持续时间很久，随着时间日益增长，经久不灭。而妻子却不声不响，态度冷漠，仿佛对这一切视而不见，默默地改变他的安排：取消购货、订货。一切都按她认定的办法做，以此来掌管这个家。

巴托拉坐在木箱上咀嚼着心中的火气。有时候甚至不能正视这种愤怒，独自一个人像个可怜虫似地垂着眼，从早喝到晚。这一连串的危机一直引起人人纷纷议论：三十年来，村上的人们常常听到商店那一带传出痛苦的叫声，那是巴托拉喝醉了在打妻子呢。

除此之外，巴托拉的生活就是不断地昏昏沉沉。现在，他坐在那里，正面对酒杯消磨时光，一个接一个地打长长的哈欠。夏天，太阳把一天变得像一个月那么长，夜里也没有人来店里谈点什么。日复一日，天天如此。人们干活干累了，到晚上才回来，直奔家里，不一会儿整个村庄的人都睡觉了。

巴托拉正在想这些事，突然拉塔老人闯入他的脑海。多好的伙伴！他到处乞讨，从这座山到那座山，甚至到过奥里克、卡斯特罗、麦塞雅纳。竟然还走到贝雅以外的地方。每次回来都带着许多消息。整整几个下午，巴托拉都听他讲述，好像在所有那些地方旅行一样。

可惜，拉塔已经自杀身亡了。在本村，谁也不再猜想导致乞丐轻生的确切原因了。在最后的的时间里，风湿病使他的两腿瘫痪，把他捆在又小又破的房子门口。有时巴托拉给他点充饥之物，但一句话也不再交谈。拉塔现在还知道什么呢？什么也不知道了。他靠在墙上，伸着腿，用浑浊的眼睛漫无目的地向远方张望。夏天到了，白天很长，贫困更甚。一天下午，他尽其所能爬到阿尔卡里亚河边，跳进深潭里。

时间逐渐抹去了对乞丐拉塔的记忆。只有巴托拉还偶尔想起他。不过现在既不怀念他也不喝酒了，他要去吃午饭，吃饭的时候他从来不喝酒。

后来，太阳退到了房屋后边，下午开始来临。巴托拉刚睡完午觉，可以出去坐到靠墙的长凳上了。他脚下是从奥里克经过这里继续往南的老路。上边，有相互交叉、通到瓦尔姆拉托的电线，从中伸出一根垂下来，在屋顶边上拉进来，把电流送到商店里。

不论多么不情愿，巴托拉不得不每天都望着这一成不变景象：那里零零落落有十五座光秃秃的小房，其中几座处在谷底，只露出深色的屋顶。除此之外，无论放眼向哪个方向望去，都是孤独的原野。还有寂静，一种紧紧覆盖着河谷和山头的寂静，一种沉睡的寂静。啊，无边无际的平原胡作非为，全都围着这个村庄，而且空无一人！

傍晚背负着悲哀，在这里逗留的时间数以年计。夜从远方来，疲惫不堪，极为缓慢地落下，致使世界似乎要永远处于令人黯然神伤的半明半暗之中。

一个个小小的人影沿着小路回来了，径直朝村里零零散散的家里走去。谁也不会来商店说点什么，分散一下对凄凉的落日的注意力。他们都是收割工，干了一天活，已经筋疲力尽，回去休息了。村庄很快就会睡着，深深陷入黑暗之中。安东尼奥·巴拉斯吉尼奥，即巴托拉，没有一个人可说说话，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他被禁锢在四周的寂静之中，消失了。

他费力地从凳子上站起身，朝弥散开来的夜晚看了最后一眼，把手举到脸上搓起来，尤其是用力擦鼻子和眼睛。现在他攥起拳头，开始伸胳膊，此时他张开嘴，深深打个哈欠，直打得身体苦恼地扭曲，好像他整个要散架了。从他的五脏六腑发出一种深深的叹

□ 康乃馨译丛

息，声音大，时间长，像孤独的野兽在咆哮。

站稳以后，巴托拉托着双脚走进店里。又熬过一天，要去睡觉了，他没有预感到，这是一个非常事件的前夕。

确实，第二天下午南边冒起一团烟尘：传来马达的突突声。不久，一辆汽车停在商店门前。在村子里，这种事已经有几年没有见过了。女人和孩子们出现在各自的家门口。

从汽车里走出两个男人。一个穿棉布外衣，另一个穿着讲究，后者走到商店门口说：

“能给我们一罐水吗？”

不一会儿，巴托拉提着一个满得往外溢的有柄大水罐出来了。穿棉布衣服的人已经把车前盖打开，现在开始往里边灌水。与此同时，穿着讲究的那个人望了望村庄，望了望田野，嘘了口气说：

“这算什么地方！……”

但是，当看到那些电线的时候，尤其是发现有一根连线从屋顶处拉到店里，他仔细看了巴托拉一眼，从上到下把他打量了一番，然后走进店里，开始察看货架。他似乎对看到的这一切感到满意，转过身去，笑咪咪地对一直狐疑地注视着他一举一动的巴托拉说：

“有啤酒吗？”

“没有。只有葡萄酒……”

“拿葡萄酒来。”

巴托拉也马上喝起来。这时，一番他听不懂的谈话开始了。他只发现——这足以让他高兴——那个人很和善，很坦率。不过现在有一个问题他必须马上回答。

“不行，先生……”

那人走到门口，对司机说：

“卡尔西尼亚斯，搬一个小号的箱子来。”

箱子放在了柜台上。从箱子里拿出另一个精致的木制匣子，匣子中间是个写满字的蓝色长方形，长方形下边有一字儿排列开的四个黑色大旋钮。

“有插座吗？”

得到回答后，那人朝汽车走过去，返回后又爬上柜台，摘下灯泡，在原处拧上插座，把从匣子里拉出来的电线接好，跳到地上。这时候巴托拉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开始匣子里只是发出难听的嘈杂声，但渐渐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缓慢而悠扬的乐曲。

“嗯？怎么样？”

他搓着手，开始很快地介绍这台机器的各种优点：

“这是运抵国内的最新型号。只要人们愿意，它整天整夜地演奏音乐，或者唱歌。还有法都曲和吉它曲！”

世界各地的消息，从早到晚播放战争消息！……”

他指着蓝色长方形说：

“你看，这是伦敦；这是德国；这是美国。很简单：拧这个旋钮……”

他把手搭在巴托拉肩上，大声说：

“我向你担保，用这个价格你买不到任何这种机器！”

他不等对方回答就命令说：

“卡尔西尼亚斯，把文件包拿来！”

文件包拿来了。巴托拉迷惑不解地看着他把不同颜色的纸一张张放在柜台上。激昂的音乐充满商店，飘向田野。

“这里是伦敦，嘿！”那人大声说，“先生你识字吗？读读这个！”

他拿出一张张的纸，指手划脚地说着，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巴托拉用粗粗的手指挠着下巴，看看对方让他过目的账单，斜着眼望望妻子，接着又开始挠起来。这些事周而复始，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

最后，巴托拉低着头不再说话，好像被说服了。卖主在柜台上飞快地填好表格，然后填好十二张票据，这是分期付款的凭证。他把钢笔交给巴托拉，巴托拉开始吃力地在每张小纸上签字。这一困难任务快要完成

的时候，妻子用缓慢而又沉重的语气阻止他：

“安东尼奥，这东西你不能买。”

于是，卖主和女人之间的争论开始了。不过，穿着讲究的男人那些话和微笑现在产生同样的效果：遇到那张瘦骨嶙嶙而且坚定不移的脸，它们都消失了，毫无挽救的余地。只能听到一句话：

“不。”

巴托拉圆圆的脸开始充满深深的皱纹。突然，他拿起钢笔把其余的票据全都签了：

“好了！我说了算！”

女人狠狠瞪了他一眼，转过那苍白的脸望望收音机卖主，又转过去望望丈夫，一时间好像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陌生了。她挺直高大而威严的身躯，以刚刚下定不可动摇的决心那种口气缓缓地说：

“安东尼奥，如果这东西留下来，我今天就离开这个家，你选择吧。”

商店里挤满了村民，他们都知道这个女人说到做到。就连卖主也预感到一定会这样。他若有所思地看了看巴托拉，突然从文件包里抽出一张纸，走上前去：

“好吧，太太不要着急。这样办：把收音机留下，试用一个月。如果不想要，到时候退还给我们，我们把票据退还给你。巴拉斯吉尼奥先生，请在这儿签个

□ 康乃馨译丛

字。好了。现在太太可以放心了。”

“可是，”女人还问道，“这一个月要交多少钱租金？”

“分文不取！”那人脸上又浮现出微笑，回答说，“用不着交一分钱！”

他把单据塞进文件包的时候，发现天色已经晚了，匆忙中他还告诉人们，他是因为走错了路才来到这里的。说完便离开商店，钻进汽车，乘着马达的噪音对巴托拉说：

“现在你来解决问题了，有一个月的时间说服她。”

汽车刚一启动，车尾扬起一股灰尘，他便把文件包往后座一扔，高兴地喊道：

“喂，卡尔西尼亚斯！用了我整整一个下午，不过总算卖出去了，是强行卖出去的！”

确实，太阳已经落山。小路上，收割工们正在返回村子里。

可是，今天他们都到商店来了，个个露出惊异的目光。一个响亮的声音正在很快地报告战争消息。

直到那个人的声音停下来以后他们才离开商店，匆匆忙忙吃过晚饭以后又回来了。回家的时候已是深夜，到了各自的家门口还在兴致勃勃地争论。

现在，生活的气息在村庄上飘动。人人都知道此

地以外发生的事情，感到他们可怜的家不再像原来那样偏僻，甚至女人们在晚饭后也到商店转一转。可谈话的话题太多了。那个强大的声音说到攻占城市、战胜师团、轰炸、攻势的时候，商店里鸦雀无声。听音乐的时候人们也沉默不语，那些曲子从很远的地方来到本村，都那么优美！……

有一天晚上，竟然在巴托拉的商店里组织了一次联欢会，在收音机播送的乐曲中老太太们也跳起舞来。音乐间歇的时候，男人们站在柜台边喝一杯，一对对青年男女在角落里谈情说爱，最后大家又安静下来，聚精会神地听世界各地的新闻。

“啊！”巴托拉忽然喊了一声，“要是拉塔听到这些事就不会自杀了！”

不过，人们都在全神贯注地听着，谁也没有理解他这句话。

人称巴托拉的安东尼奥·巴拉斯吉尼奥觉得现在的日子过得太快了，甚至每天很早便起床接待早晨的顾客。这样可以继续头一天晚上的谈话，因为在所有人当中巴托拉最能预测战争中发生的事情。离中午还远着呢，可他已经开始频频看那块金链挂在西服背心上的老怀表了。

只是他的妻子几乎不在商店露面了，谁也不知道

她对村里人不认识的那些人的声音讲的事情是怎么想的。通过有很大缝隙的木板隔墙，商店里发生的一切她都能听见。只要她愿意就能听见和看到某些消息给农工们带来的欢乐，就能听见和看到他们在倾听所喜欢和相信的某个人的声音时那种兴趣和认真。

一天天过得太轻松了，这个月的末尾突如其来地落到阿尔卡里亚村。第二天将再也听不到收音机发出的声音了。大家都要重新退到很遥远的地方，退到他们一直生活着的世界末日。

人们在夜里默默无语地走出商店，这还是头一次。外面等待他们的是一片漆黑，他们正在返回黑暗中去，重新成为天一亮起床，耕种收获，因为劳累和天黑而回家睡觉的一群畜生，除了荒凉和寂寞之外别无他物。陌生人那强大的声音带给本村众人的美好生活的希望今天晚上就要消失，再也听不到了。

在商店里，巴托拉像农工们一样沮丧。这个月过得太快了，把劝妻子的事忘到了脑后。他爬到柜台上，拔下电线，收起机器，罗圈腿支撑着的身子微微弯曲，大帽子的阴影盖住了整个脸，他伤心地看着珍贵的匣子。

就在这个时候，他预感到了什么，转过脸去，妻子正站在与家里相通的门旁边，带着一副温顺的神气

望着他呢。“出了什么事？”巴托拉心里想；他好生奇怪：这么晚了她还没有睡。

“安东尼奥，”她走到商店中间，低声说，“我想求你一件事……”

丈夫不知所措，等着她继续说下去。她微微低下头，瘦骨嶙嶙的脸上那双黑眼睛里闪烁着近乎温柔的神情，终于开口了：

“你看……要是你愿意的话，我们就把这机器留下。在这个荒凉的地方，它好歹是个伴。”

火

与

灰



编者的话

这套丛书旨在向中国读者介绍以葡萄牙语写作的名著。葡萄牙 1143 年脱离邻国，成为独立的国家，自此开始拥有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因此其文学是欧洲最古老的文学之一。

葡萄牙位于欧洲的一端，版图呈长方形，两面濒临大西洋。这样的地理位置对葡萄牙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根本的影响。西班牙把葡萄牙与欧洲的其它部分相隔离，这决定了葡萄牙的航海家不得不走出狭小的疆域，去寻找新

的发展空间。因此，葡萄牙的航海家征服了前人从未航行过的海洋，发现了陌生的土地，并为所遇到的不同文化和民族而惊叹不已。如果说在曲折的历史中，葡萄牙人曾占领过土地，统治过他国人民，那么可以说他们真正征服的是大海，他们是这场人与自然的生死搏斗中的胜利者。

葡萄牙人身上体现出敢于面对困难的勇气和抵御痛苦的能力，葡萄牙著名诗人佩索阿在《葡萄牙海》这首标题意味深长的诗中，淋漓尽致地道出了葡萄牙人的这些品质：

啊！葡萄牙海，你咸涩的泪水
饱含着葡萄牙人的多少悲伤愁苦。
为征服你的万倾波涛
多少慈母把泪抛，
多少儿女徒劳祈祷，
多少姑娘未成秦晋之好，
啊！大海，一切都是为了让你属于我们！

葡萄牙被誉为诗人之国，自12世纪到现在，诗歌一直繁荣不衰。葡萄牙的叙事文学也有悠久的历史，尤其在航海大发现时期，远航至印度和日本的航海家创

□ 康乃馨译丛

造了大量作品。目前，许多葡萄牙诗人和散文作家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文字。

澳门文化司署与花山文艺出版社自 1994 年开始实施这套丛书的出版计划，迄今已出版了 20 部著作，成功地使中国读者对在欧洲享有声誉的葡萄牙文学有所认识。

现在，由东方葡萄牙学会和积极向中国读者介绍外国作家的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的参与，这套丛书的出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东方葡萄牙学会总部设在澳门，但与葡萄牙国内的许多机构联系紧密，她的参与表明了葡萄牙方面，特别是资助翻译作品出版的葡萄牙图书馆暨图书学会对这套丛书的鼎力支持。

值得强调的是，为这套丛书撰写评介文章的人士除了在葡萄牙高等院校任教的知名教授外，还有长期从事葡萄牙文学译介工作的中国专家和教授。

林宝娜 姚京明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文学系列 火与灰

作者 = 马努埃尔·达·丰塞卡著 范维信译 罗诗黛评介

页数 = 140

SS号 = 11295943

出版日期 = 1999年11月第1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火与灰

前言
广场
竖琴
火与灰
值得回忆的半个面包
圣诞之夜
乡野之恋
相片
证人
阿尔巴朗庄园的末代主人
我们的同类
好歹是个伴

编者的话